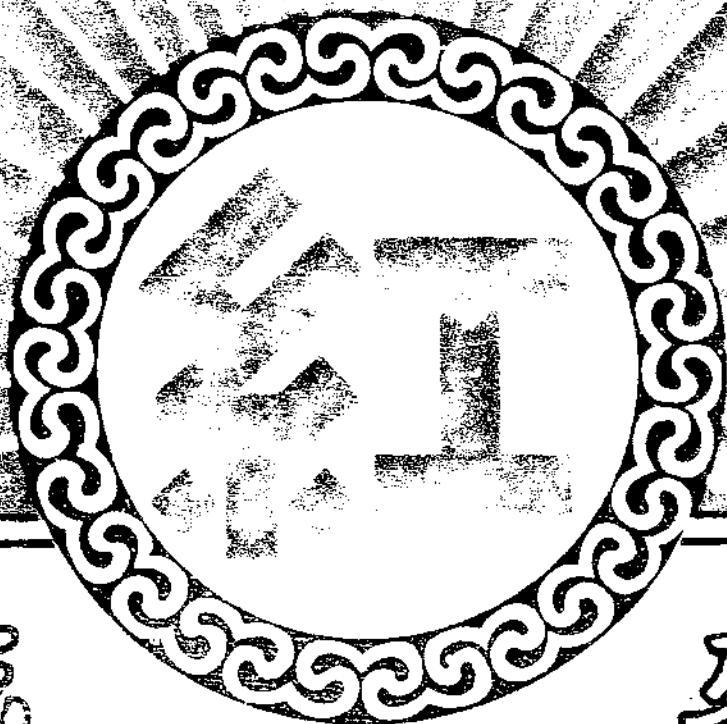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誌

雜

期一十卷二



行印 上海 世界書局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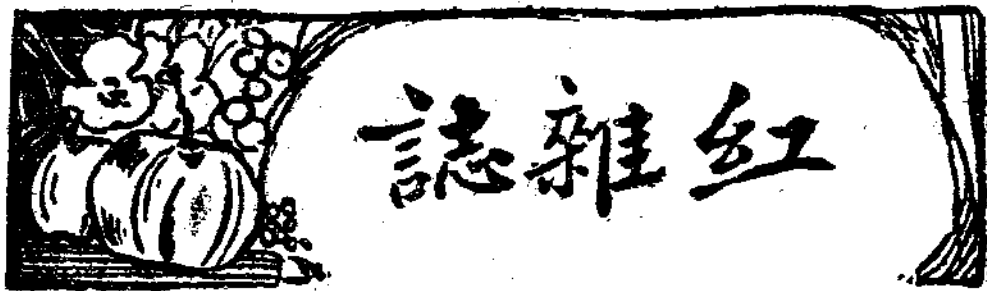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落落大方

駐華英美烟公司
總經理





目次

第六十一期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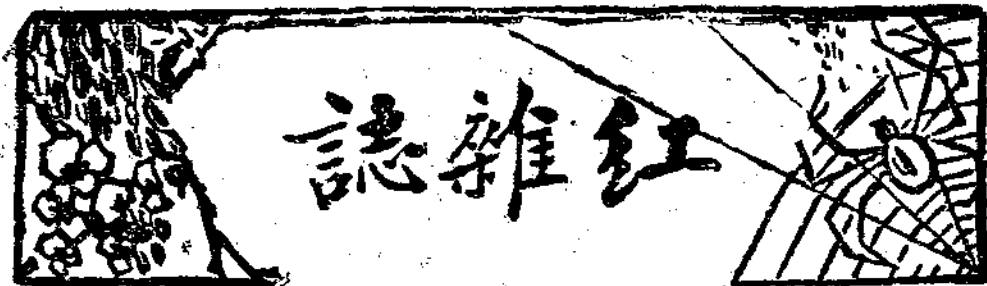
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陰歷癸亥九月初十日 發行

■ 短篇小說

- 兩奇人.....嚴獨鶴
- 醋具五味說.....才八郎
- 重陽開篇.....朱蘭菴
- 唐詩尋疵錄.....哈星南
- 文壇趣話.....施濟羣
- 人造人種.....徐卓呆
- 請安笑話.....鄭逸梅
- 蘇空頭祭脫空祖師文.....程瞻廬
- 紅雨霏屑.....徐碧波
- 試驗品.....顧明道



605746



含犀霏玉軒筆記.....陸律西

饜饕家言.....朱楓隱

南技瑣話.....鄉下人

人不如畜.....許舜屏

三日前後.....徐卓呆

賭博者的馬老二.....陳小菊

哀許指嚴先生.....吳綺綠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不肖生

第二十一回 逢拐騙更被火燒 得安居又生波折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六十一回 關關係游子設誓 託終身嬌娘索據

目次

二



南京圖書館藏

這一期的小說。吾每篇加句評語。不知加得對不對。尙請讀者指教。嚴獨鶴的「兩奇人」。離奇愉快。徐卓呆的「人造人種」。想入非非。顧明道的「試驗品」。爲庸醫痛下針砭。不過陳小菊先生那篇「賭博者的馬老二」。吾讀了好幾遍。只是不懂。所以不敢擅加評語。（不懂兩字。便是文學大家陳小菊先生發明的。究竟儻字在這個地方。應作何解釋。我到底不懂。）

小菊先生的這篇大作。承蒙他在今年正月裏賜給我的。我接到之後。把題目一看。就覺有些不懂。便代他珍藏到如今。前幾天有個朋友向我說。你爲甚事得罪了商餘大主筆陳小菊先生。我說我同他河水不犯井水。各做各的事。誰去得罪他。那朋友說。你倘然不得罪他。他何致要罵你呢。我仔細一想。不覺恍然大悟。或者因爲他的大作。吾沒有發刊的緣故罷。那朋友說。一定是了。你快把那篇大作檢出發排。否則你要給他罵得受不住咧。我一聽這話。嚇得戰戰兢兢。急忙把稿檢出。內中有不懂的地方。也不敢隨意塗改。祇好拜求文學大家指示一二。以開茅塞。唉。我悔我瞎了我的眼。（此係抄襲陳小菊先生佳句。）不認得小菊先生是個大文學家。又不能細細領略他的大好作品。但是他的大作。畢竟登出來了。我想他從此以後。總可以原諒我了。

（濟羣）

一欲求身體強健一武術精明

...要摘錄目傳秘術武...

飛劍法(一) 飛劍法(二) 飛劍法(三) 飛劍法(四)
 指點定身法(一) 指點定身法(二) 口身中飛棍法
 全身拍牆倒棍法 掌拍牆倒棍法 利刀割不傷法
 人體高牆法(一) 人體高牆法(二)

人體越牆法(一) 人體越牆法(二) 人體越牆法(三)
 口彈中人法(一) 口彈中人法(二) 口彈中人法(三)
 血脈強壯和法 兩肩強壯和法 左部強壯和法
 右部強壯和法 精神強壯和法 精力強壯和法
 元氣充足法

齒齦發展法 額頂抵棍法 手指穿壁法
 空拳擊人法 手拿抵彈法 手捏骨碎法
 一足可掃十人法(一) 一足可掃十人法(二)
 一足可掃十人法(三) 附有實驗照片

歷朝英雄有拔頂過山之能
 之喝斷橋武松不血飛簷走壁之技
 脚南兩京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然欲成好身手每種秘術均有
 銅版紙印之
 依法習之
 練精神
 保護自身
 亦足以成英雄焉
 身輕如鴻毛如張飛
 所謂拳打五湖四海
 實有可敬
 知本學法
 其本學法

學請

中華武術秘傳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特價祇收
 四角二分

▲本書以銅版精印一大冊定價六角
 特別優待祇收四角二分
 蓋因初起見要買要快
 買完難覓
 ▲外埠函購寄費六分郵票代洋實足
 通用

●版出新最局書界世路馬四海上●

年甫四十精力已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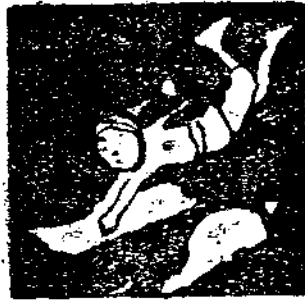
今則體重二百四十磅身壯力健深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奇功

正當年富力強之際自覺衰老精力不濟身體虛弱請觀以下胡壽珊先生之證書足徵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為天下馳名男女通用補虛健身反老還童之聖藥按胡君壽珊係江西南昌



去歲竟獲一子今已週歲頑健異常賤軀近來更加肥胖自一百五十八磅增至二百四十磅矣鄙人受再造之恩延嗣之德無以為報附呈小照足徵肥胖如此雖肥與人無益亦足證明紅色補丸之效驗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天下各處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府紳董前充江西樂平同春煤礦公司總理現為南豫章善堂會辦其來函云鄙人體格肥胖重量一百五十八磅雖然表面可觀其中實有虧損也三十五歲後常發頭暈腰痛兩足酸軟寸步難行兼之腎虧年甫四十精力已衰雖經名醫診治奈參茸失其補巫醫失其靈以為天命有定人力徒勞凡經理諸事概行卸却惟有家靜養聽天由命而已嗣經五洲藥房主人劉香圃君介紹服用紅色補丸初購一瓶試服聊作僥倖之想詎料一瓶未罄飲食頗覺有味旋由五洲復購半打服纔二月飲食倍增諸症悉失精力強健鄙人四十無男



兩奇人



陳子貞是一個落魄的文人。他文才很好，却是時運不濟。在從前科舉時代，祇進了一個學，下了幾次鄉場，總挨不上一名舉人。直到中年，還是一個窮秀才，換不到飯吃，無可奈何，便教着幾個蒙童，將就度日。他於文字而外，又有一種擅長的，本領便是醫學。他的醫學，完全是自己研究出來的，並不仗什麼名師傳授。但是造詣非常精深。他醫道既好，也未嘗不想行醫。無如掛出牌子來，總沒有人請教。一來是社會習慣，新出世的醫生，必須要借着一個「祖傳」或是一個「家傳」，或是「名醫某某門人」的幌子，纔有人相信。像陳子貞這樣，無師自通，別人便要說他是野狐禪，靠不住了。二來是陳子貞的用藥，完全和那些時醫不同。往往一張方子開出去，教別人看見了，都要稱異。道怪說他用藥過於離奇，試問病家聽見他用藥離奇，更有何人敢

來奉請。因此子貞的門前。真是冰清鬼冷。做了醫生。更弄得衣食不周。難以存活。反不如開個子曰店。還可。以勉強敷衍。他一賭氣。便把醫生招牌。劈碎。從此再不談醫道了。

隔了幾年。子貞有一個舊友。忽然放了兩淮鹽運使。子貞得了這個消息。便大喜道。這是我的機會到了。我與其困守家鄉。永無進益。不如去找找這位運使大人。諒來他顧念舊交。定要給我一個安身之地。比這訓。囊的生活。總強得多了。他主意打定。便籌劃了一筆盤費。趕到揚州。那天到得已經很遲了。來不及上衙門。暫且住在一家客棧裏面。他心中有事。不敢貪睡。第二天一清早。就起來了。便開了房門。喚茶房打臉水。那時隔壁房中一個客人。正立在房門口閒望。恰巧和子貞打了個照面。忽然輕輕地自言自語道。好個背時的人。說了這一句。便又迴身進去了。子貞聽着。好生奇怪。一會兒茶房打了臉水來。子貞便叫住他問道。隔壁房中住的是什麼客人。茶房道。他是一個有名的星相家。姓徐。別號半仙。我們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字。可是這徐半仙三個字。在我們淮揚一帶。很有些名氣。他常年在各處來往。每到揚州。必定住在我家。也算得是個老主顧了。子貞點點頭。也不言語。等到盥漱已畢。忍不住走到隔壁房中去。對着那徐半仙拱了拱手。說道。我和先生素昧平生。爲何適纔一見。便說我背時。這其中必定有個緣故。我已問過此間茶房。知道

先生精於相術。莫非我這面相上。露着什麼凶晦。還望先生明白指教。那徐半仙聽他這樣說。便請他坐下。又對他臉上細細端詳了一會。侃然說道。既承老兄見問。我就不能不直說。照尊相斷起來。實在不佳。勉強短中取長。還是晚年來的境地。略略順遂。但也不過聊可溫飽而已。至於少年和中年時節。却免不了困頓兩字。我這個談相。是依據真理立論的。固然不敢自命爲高人。却也不肯學那些江湖術士。信口恭維。說的話。句句都是直言。請你休要見氣。說着又略問了問子貞的身世。和此來的目的。子貞就把來找運使的話。告訴了他。徐半仙搖頭道。你眼前的運氣最壞。祇怕總得不到好處哩。子貞聽了。有些將信將疑。半仙又道。凡人的相和命。有相合的。也有不相合的。如果相很壞。命却不錯。也還可以救濟。如今請你將貴造報出來。讓我替你推算一下。或者這裏面還有些變化。亦未可知。子貞聽說。便又將自己的年庚寫給半仙看。半仙提起筆來。在那紙上批了半天。忽然將筆一放。對子貞說道。此刻時候還早。讓我來作個小東。請老兄到酒館中進些早點。何如。子貞忙道。我們初次相逢。怎好叨擾。況且今天是我來煩先生。怎麼顛倒要先生破鈔。半仙道。老兄初到。我是久居此地的。也算得是東道主人。我將來仰仗老兄的地方。正多着哩。今天雖是初會。不能不略表敬意。說着連命書也不批了。就挽着子貞同到一家館子裏去。揀着那特設的雅座。坐了下來。

又叫堂官上來。點了幾樣很精緻的菜。燙了一壺好酒來敬子貞。那態度十分殷勤。子貞倒有些莫名其妙。暗想。莫非他算了我的命。知道我命中有莫大的富貴。所以這樣的恭敬。我想將來得些好處。當下忍不住說道。如此叨擾。真不敢當。我看今兒還是讓我來做東罷。祇是賤造究竟怎樣。能否有發跡的希望。還求先生明白指示。半仙道。老兄的命也和相差不多。未見甚佳。祇是我却另有奉求之處。說着又拿起壺來。在子貞面前滿滿的斟了一杯酒。說道。請老兄滿飲此杯。再讓我依實奉告。子貞更不知他葫蘆裏賣的甚麼藥。祇得接起杯來。將那杯酒吃了。半仙纔慢慢地說道。不瞞老兄說。我常算我自己的命。知道五十四歲上必定有一重大難。却是絕處逢生。或者還可以遇救。今天早上算着老兄的年命。照五行生尅的道理講起來。却計定了是我命中的救星。這是我精研命理數十年纔能算得出。斷得定總之。這個預測是決不會錯的。祇不過。不能明白知道我所遭的究竟是什麼難罷了。你既是我將來的救命恩人。可見此次萍水相逢也非偶然。但求從此許我結爲朋友。到了我臨難的時節。不要忘記我今日之言。就感激非淺了。子貞聞言。總還有些不大相信。但見他說得如此鄭重。也祇得含糊答應。

子貞見了運使以後。那位運使倒很念舊。便命他搬進衙門去住。派了他一個職司。每月致送薪水五十元。

還對子貞說。教他暫時耐心守着。如有機會。一定再好好的提拔他。子貞心中自然萬分感激。他在衙門裏所管的職務。也很清閑。沒事的時候。便常去找着那徐半仙。和他倆在瘦西湖平山堂等處。賞玩風景。這客裏光陰。倒也並不覺得孤寂。有時子貞不去。半仙也常到衙門裏去探望他。一天子貞正在房中閒坐着。半仙來了。和他略談了幾句。天忽然悄悄地說道。我有一件事。不能不對你說。信不信。自然由你。子貞問是什麼事。半仙說。我滴纔進衙門來。走到暖閣旁邊。恰巧運使大人送客出去。我連忙閃在一邊偷眼一看。他的臉色。不覺大吃一驚……子貞急問道。驚些什麼。半仙道。我看他露着滿面的晦紋。恐怕眼前就有絕大的凶險。子貞聽他說完。搖了搖頭道。我看你也過於失驚打怪了。一個人好端端的。會有什麼凶險呢……原來子貞這時候。因為運使待他很好。自謂是時來運轉了。所以對於半仙前次在棧房裏說他目下運氣大壞的話。兀自有些不信。今天又聽他突如其來的說。運使有大危險。更忍不住要駁他幾句了。半仙見他果然不肯相信。便冷笑道。算我多言。也不必再談了。祇是驗與不驗。三日後便見分曉哩。

三日以後。署中還是平安無事。子貞暗想。我今天不到棧房中去訪半仙見面之後。便質問他。三日分曉。這句話看他如何答對。主意打定。正要舉步出房。忽聽得外面一片聲喧。鬧起來。他心下好生疑惑。連忙趕

去。一。打。聽。纔。知。是。運。使。拜。客。回。來。剛。到。大。堂。門。口。忽。然。轎。槓。斷。了。這。位。運。使。大。人。便。從。轎。中。直。顛。出。來。旁。邊。的。親。兵。和。跟。班。一。齊。趕。上。去。扶。持。已。來。不。及。竟。是。很。着。實。的。跌。了。一。交。跌。倒。之。後。祇。哼。了。一。聲。便。不。講。話。也。不。能。再。走。動。了。如。今。正。忙。着。要。用。藤。榻。將。他。抬。往。上。房。中。去。一。面。又。趕。緊。要。去。請。醫。生。哩。子。貞。一。聽。這。話。仗。着。自。己。是。懂。醫。道。的。急。忙。排。開。衆。人。搶。上。前。去。看。了。一。看。那。運。使。的。神。氣。又。把。了。一。把。他。的。脈。息。嘴。裏。還。不。敢。直。說。心。中。却。太。吃。一。驚。知。道。是。高。年。中。風。已。經。無。救。了。

運。使。一。死。子。貞。這。纔。將。那。徐。半。仙。佩。服。得。五。體。投。地。說。他。真。是。奇。人。至。於。子。貞。自。己。在。這。時。候。也。實。在。弄。得。進。退。維。谷。因。爲。他。就。事。還。不。到。一。個。月。薪。水。都。沒。有。領。着。如。今。身。無。分。文。運。使。既。死。簡。直。棲。止。無。所。幾。乎。流。落。異。鄉。還。虧。半。仙。設。法。資。助。了。他。些。盤。纏。纔。得。勉。強。回。家。到。家。以。後。依。舊。無。事。可。爲。便。祇。得。再。出。來。遊。幕。東。奔。西。走。倏。忽。又。是。十。年。和。那。徐。半。仙。也。久。已。不。通。音。問。了。

這。一。年。夏。間。子。貞。另。有。個。朋。友。薦。他。到。九。江。去。就。一。個。館。地。他。便。搭。着。江。輪。起。程。他。坐。的。是。統。艙。一。天。晚。上。他。正。在。好。睡。忽。聽。得。那。些。茶。房。沸。沸。揚。揚。在。那。裏。議。論。着。道。十。三。號。房。艙。裏。忽。然。間。死。了。人。了。子。貞。聽。說。是。忽。然。間。死。了。人。祇。道。是。有。什。麼。盜。賊。殺。人。等。變。故。忙。問。死。的。是。什。麼。人。是。怎。樣。死。的。那。些。茶。房。說。死。的。就。是。

那房艙裏的客人怎樣死的。我們也不知道。聽說是暴病好端端有說有笑的一個人。突然間會死過去了。這時候已有許多好事的客人。都趕去看。子貞到底是個醫家。聽見這人是暴病死的。也想去看看是什麼病。死得這樣快。等他走到十三號房艙門口。裏面已經擠了許多人了。他偶一抬頭看那房門上的牌子上。面却寫着「十三號徐」。他一見了這徐字。忽然心中一動。忙擠進去。向那床上睡着的人一看。忍不住叫了一聲啊呀……原來這死的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在揚州相遇的徐半仙。當下子貞也不暇說話。急忙趕上前去。看了看。看半仙的神態。却十分可怕。祇見他口眼都緊緊的閉着。面上紅得如火。一般渾身已經發硬。直挺挺的躺在那裏。子貞先摸他的脈息。果然早已沒有了。又用手在他口鼻間試一試。他的呼吸初試時。似乎呼吸也已停了。隔了一會。却好像還有一絲微氣。子貞忙又解開他的衣服。來摸了摸他的胸口。也尙有微溫。忙道。這人沒有全死。還有一二分可救。祇是輪船正在開行。那裏找得着藥。再等一會兒。就無望了。這可怎麼處呢。衆人聽他這樣說。也沒做理會。處子貞撓耳抓腮。想了半天。忽然醒悟道。有了。這船上可有西瓜。那船上的買辦。忙接口道。要西瓜。我們帳房中還有吃剩的。可以教茶房去拿。子貞喜道。這就好了。當下便令茶房去拿了一個大西瓜。來子貞教他們拿把刀來。親手剖開。又教拿一隻大碗來。先將半個西瓜。

放在碗上。在瓜皮上鑿了一個洞。另拿一柄羹匙。將那西瓜瓢搗得稀爛。底下便滿滿的漏了一大碗西瓜汁。子貞又找了一隻筷子。蘸着那西瓜汁。滴在病人的眼眶上。連滴了幾次。說也奇怪。那病人的雙眼便微微的開了一線。子貞又設法撬開他的牙齒。來將那西瓜汁一匙匙的灌下去。等到一碗西瓜汁灌完。病人的口便活動起來了。子貞點了點頭道。一定有救。說着將剩下來的半個西瓜。又照前如法泡製。弄了一大碗汁。依舊遞向病人口邊。那病人迷迷糊糊的似乎自己已會飲了。慢慢地把這一碗西瓜汁飲完。那眼睛便漸漸地睜得大了。呼吸也似乎有些迴復了。子貞又診了一診。他兩手的脈息便道。不妨事了。大約再隔一會兒。就會醒過來。這時旁邊的人聽着子貞的話。都還有些將信將疑。誰知不到一刻鐘。病人居然從口內哼了一聲。登時醒了過來。那眼珠也會轉動了。在房內看了一回。很露着驚詫的樣子。當下子貞便走過去。握住他的手。道。半仙你還認得我麼。半仙對他一。看有氣無力的說道。你是子貞兄呀。怎麼會在此地相遇。難道我是死而復生麼。這時候房艙內外看熱鬧的人。見半仙居然會說話。不由齊聲喝采。道。這位先生真是神仙。怎麼明明一個已死的人。會被他救活了。那個買辦也着實敷衍了子貞幾句。說全仗先生妙手回春。將這客人救活。不但他要感激。便是我們也很感着先生的熱心。不然房艙內死了一個客人。就要費

許多事了。子貞道：「這個實在用不着你們來謝我。老實說，這個姓徐的客人，原是我十年前的老友。如今忽然同坐一船，恰巧救了他的性命，也算是事由前定。祇是他此刻神氣未復，最怕喧鬧，還請你教這些看客散去，讓他好安心靜養。」買辦依言，將衆人揮退。他自己也就去了。祇吩咐茶房好生招呼着。

此時天已將明，半仙又沈沈地睡了兩點多鐘頭。纔自醒來，覺得精神也迴復了，便和子貞談天。先謝了他救命之恩，又告訴子貞說：「這回是從南京到漢口去。上船的時節，身體很好，便是今夜吃晚飯的時候，也還飲食如常，不知怎樣睡下去。忽然一陣昏迷，就到了這般光景。」子貞道：「這完全是暑熱症，倘使船上沒有西瓜，你這時候也早就沒有命了。」正談着，船已靠了一處碼頭。子貞忙喚茶房進來，開了一張條子給他，又給了這些錢。對他說道：「你趕快上岸去，將這單子上開着的三樣東西替我買來，不可缺少一件。」那茶房答應着他要。走半仙道：「讓我看買些什麼東西，似這般要緊。」茶房便將那張紙條遞過去。半仙一看，祇見上面寫着：「細辛五錢，汾酒二兩，炸油條五十根。」半仙不覺詫異道：「你買這些油條做什麼？」子貞笑道：「我愛吃，便多買些。你休來管我。」半仙又道：「汾酒和細辛呢，有何用處？」子貞笑道：「用處多着哩。你此刻且不必多問，快讓茶房去買罷。停一會開了船，就來不及了。」

這天午間半仙又睡了一覺醒來忽然覺得腹中異常作脹像是要小解的樣子便急忙教茶房弄了個淨桶來誰知坐到桶上硬掙了半天却是一滴也解不出來祇覺那腹中脹得格外利害彷彿要裂開來了忍不住又呼號起來子貞笑道這就用得着我的妙藥了說着便將適纔買來的細辛和汾酒和在一起教茶房去借了一個洋風爐煮將起來藥好了便遞給半仙喝半仙道我既是熱病怎麼可以服細辛和汾酒子貞道你祇聽我的話好了不必多問半仙便依言將一碗酒喝完不上五分鐘那滿腹的小漉便似倒流峽水一般大放特放足足放了一淨桶纔止當下半仙的肚腹也不脹了人也舒服了便十分快活對子貞說道你真有本領真可以教人佩服子貞笑道你且慢喜歡還有一個難關哩半仙便又慌起來道什麼難關子貞道少停自知等了一會半仙忽覺得腹中饑餓起來便想教茶房去煮些粥來充饑子貞忙阻止道萬萬不可你這個病在此三日之內祇要一粒米下肚就要送命你還是暫忍些時罷半仙也不開口了祇是隔了不到一刻鐘却又嚷起來道我這時正是饑火中燒萬萬忍不住了子貞大笑道這幾十根油條纔有了銷路了當下便命茶房提一壺開水來撕碎了幾根油條滿滿的沖了一碗教半仙吃吃了下去頓時又覺得很舒服了子貞便道這幾十根油條可作三日之糧三日以後飲食就可照常從此難關已過再無危

險了。說時又翹着大拇指頭，很得意似的望着半仙道：「你看我這個醫道，奇也不奇？」半仙笑道：「我看這不是。你奇，還是我奇？子貞道：「此話怎講？」半仙道：「你難道已經忘記了我十年以前對你說的話麼？我在那時候早知道你是我的救命王菩薩，這個本領，奇也不奇。」

這篇小說似乎有些提倡迷信，其實內中情節並非憑空結撰，卻是一個親戚告訴我的。我這個親戚，年高有德，生平從無一句虛言。據他說，子貞和半仙兩人，一個神醫，一個神相，確是事實。并且子貞這人，至今還健在。我覺得其事甚奇，就照他的話紀了出來。兩間事物變幻至多，也許除科學界以外，自另有種種神祕的玄理哩。

作者附識



醋具五味說

才八郎

醋之爲物，其氣酸，其色紅，其價廉，其用廣。或以酒變，或以米製，飲之而腸胃束，嗅之而涕淚零，藏之而氣味淡，釀之而食物佳。上海謂之三禮拜六點鐘，北京謂之忌諱。紹興醋具五味說

醋具五味說

謂之秀才。又謂之廿一日酉時。聞之酸鼻。見之酸心。故人但知其酸。不辨其味。吾則掀

翻醋罐。擲破醋瓶。細細嘗之。覺有五味。除酸而外。四味存焉。如不憚煩。聽吾說醋。

醋之味鹹。前清歲科試場。凡有鹽商資格者。另開一案。而應試者。每不滿額。故鹽商

子弟。但學三分酸氣。便博一襲青衫。則醋有鹹味焉。

醋之味苦。三更燈火。有約不來。豈別有意中人在乎。想像風流談笑。奈昨宵今夕。魂

夢難安。淚盡絲巾。覺半擔黃連。無此苦。則醋有苦味焉。

醋之味辣。大老婆雌威大振。小夫人嚶嚶啜泣。爲之夫者。不能制大。不忍侮小。欲爲

和事老。又無進言路。負氣至戚家住數日。迨歸家。低聲問老媽子曰。小奶奶何在。不料

妻在屏後厲聲答曰。害人貨。已賣入勾欄中矣。則醋有辣味焉。

醋之味甜。林黛玉見賈寶玉與諸姊妹談話。卽搵着眼淚。大吃其醋。何物買兒。體心

會意。輕輕呼幾聲好姊妹。好妹妹。黛玉遂破涕爲笑。隨便嘗些甜頭。則醋有甜味焉。

我言或尙未當。世有深知醋味者。幸教我。



朱蘭庵

重陽開篇

重陽新開篇

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彈指登高佳節到。孟生落帽古今疑。
幾處青山幾處笛。一行白雁一行啼。紅葉關河思戍客。黃花籬落未開
齊。人倚木蘭巾。古今酒傾桑落話東西。羈樓旅客思陶令。送酒皆因少
白衣。論才華却笑劉郎拙。重陽糕何不把詩題。滿城風雨傳佳話。敗興
催租無不知。戲馬臺前尋霸業。龍華會上鬥新奇。秋令向來多肅殺。秋
風黃菊戰東籬。因此上川湘開燾烽烟起。同室操戈性命低。自然把軍餉
來搜刮。暴斂橫征何足奇。可憐地無芳草樹無皮。還有那東粵風雲猶未
了。無端闖廈動旌旗。登高不忍因何故。却為高低有問題。敢問高高在
上者。小民艱苦可會知。蜀道大難從古說。如今何地不嶇崎。土匪不須
青紗幘。一家一路哭啼啼。傷心何處求溫飽。九月鄉農還未授衣。屍骸
枕藉人顛沛。亂世頭顱似土泥。休將道德分人畜。莫問公私論是非。因
為清政不修所以興革命。誰知革命害人的（叶平）
說甚麼
共和幸福誰會



重陽開篇

朱蘭庵

享。芻狗動名懷悔遲。會看荆棘銅駝日。破碎河山有孰個持。矚目中原
 長歎息。太平兩字不須提。我本是。歧王宅裏尋常客。自知身不合時宜。
 擊筑悲歌學漸離。

唐詩尋疵錄

哈·星·南·

李白早發白帝詩有「輕舟已過萬重山」之句。難道那時的舟。在山上行的麼。
 李白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詩。有「江城五月落梅花」之句。五月榴紅。
 誰信落梅片片哩。
 張均岳陽晚景詩。有「九月未成衣」之句。我不相信一件衣服竟做了九個月。
 還沒有做成。
 趙嘏越中寺居詩。有「野橋連寺月」之句。我想當年唐明皇遊月宮時。一定經
 過這橋的。



文壇趣話

施濟羣

(四)趙茗狂最近之趣事(續)

趙茗狂在數年之前。同一個雛妓叫做「鳳珠」的很是要好。起初祇不過愛他嬌小玲瓏。意存憐惜。當着朋友喚來侑觴佐酒。後來這阿鳳年華及笄。漸解風情。茗狂便鬼鬼祟祟不知同他有了甚麼關係。要好得似漆投膠。如魚得水。那時候他天天到豫豐泰喝酒。每當酒至半酣。懷念伊人

之際。只消瓊箋頰去。便見彩鳳飛來。有時講講情話。有時唱唱京調。燈光鬢影。酒氣花香。兩般兒氤氳得不分明。旖旎風流。令人歎羨。豈知好事不常。月圓易缺。不一年。鳳珠竟爲大腹賈量珠聘去。從此鳳去臺空。佳人難見。茗狂便書空咄咄。徒喚奈何。雖則把齋名改了「憶鳳樓」。但還嫌未足。更在新聞報上做了篇「不堪回首」。

表示他無限深情。唉，茗狂真多情極了。（這是從前的事。現在我這篇文壇趣話，既標明是最近之趣事，便當剪斷前文，再述現在的趣事了。）

茗狂既有這樣一樁豔史，可見他對於刀巴上很用功夫的了。今年七月裏我同茗狂子佳到一個同事家裏吃酒，茗狂吃得酩酊大醉，還要我們陪他到大世界去吹風。我們進去兜到四望台邊，見一個女子憑欄獨坐，雙目注視着白幕上的影戲，正在出神。茗狂悄悄地把他旁邊的空椅提起來，向水門汀上一摔，砰的一聲，嚇得那

女郎直跳起來。幸虧那女郎是山梁隊中求牡的人物，否則一定要大起交涉咧。茗狂新近在新聞報上做了篇『碼頭小史』，同我開玩笑。這是因為我上期文壇趣話說他是狗的報復。唉，茗狂，你錯怪了人也。你要知道始作俑者，還是『一笑』呢。五十六期紅雜誌中一笑做了篇『文壇趣話補』，說你是草狗，草狗者，走草之狗也。（走草係湖南方言。）你何不去報復他。反來報復我，真所謂吃了對門謝隔壁了。



(一)

歐洲大戰以來世界上雖死了不少人那農產品與工業品等已耗掉得很多很多因此供給不敷需要物價非常騰貴一方面人民生活艱難勞動者的工資自然不能照以前那麼可以用低廉的工錢去維持生活但是在資本家一方面總想一味在開銷上節省用主人的威嚴來壓制着到勞動者實在不能

人造人種

人造人種

徐卓呆

活命時便挺而走險釀成一大革命鬧出同盟罷工的風潮來了這風潮無論有結果無結果無論是資家占勝或勞動家占勝總之在勞動者無限的絕望上放了一綫光明了不問他有效無效做是大家心裏到無可奈何之際都想做一下了這一來同盟罷工便成了一種風氣鬚是救世的福音一向勞動家對資家是絕對服從的現在有一時也可以

處於相對的地位。並且可以對資本家有所要求了。於是東也同盟罷工。向資本家對抗。西也要求增加工資。大鬧風潮。不多幾年。全球響應。勞動家既犧牲了自己。替後來謀生活。資本家也增多了開支。把出品的成本加大。弄得很難推銷貨物。所以這勞動問題鬧了好久。還是一個世界上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因為牽動着種種方面。決不是簡單的東西。無論那一位大經濟家也沒有解決這二十世紀勞動問題的完全辦法。大家沒有辦法。只管延下去。那同盟罷工的風潮。還是各處鬧着。所謂勞動問題。便永遠成了一個問題咧。

(二)

在這當兒。不料被一位生理學博士。把這問題解決了。博士研究的是人體的構造。因此他一向有一個志願。打算製造出一種人造的人種來。在博士看來。本來人體的組織。雖奧妙。不過明白了這奧妙的所在。也不是絕對不能由人工來製造的。於是他盡心研究了許久。居然把造人的大發明告成了。試驗過數十次。次次成功。從此他建築了秘密工廠。置備各種機器。開了工。日夜趕造。一天竟可以造成數千出品。他造成的人種。與我們這種天然的人類。外表面毫無兩樣。而且很會勞動。勞動的力量。比我們要增出一倍半來。不是一種很成功的發明麼。你道他每天廠中要製造出數千個人造人種來。有什麼用處。

呢。原來他製造出來的人種。既是有極好的勞動能力。那自然一個個都是超超等的勞動家了。因此他的出品。全是送往各處去做勞動家的。并且都是各處的工廠得到了這消息。來向博士處定購的。大約一家工廠中大規模的總要定這麼一萬二萬。小的也要三千四千。因此他日夜趕造。還是來不及。出品一批一批運出去。都供全世界工廠中使用。自然英美法德等幾個大都會。銷貨最多。到全世界的工廠。有半數使用着人造人種工作的時候。不料那一向懸而未決的勞動問題。竟無形消滅。不解決而自解決了。

(三)

人造人種

讀者到此。一定要發生一個大疑問。以為一向的勞動問題。鬧得驚天動地。不易解決。無非從生活艱難。上來的資本家也。一方面利用着勞動家這一點弱點。在那裏相持不下。現在出了能力超出平常的人造人種。去當勞動家。已把本來的勞動家連位置也占掉了。不是使一般貧民更不得了麼。那不是全世界要生出無數的餓殍來。或是變成無數的暴徒麼。怎麼反能解決極複雜的勞動問題呢。因為在下還沒有把幾句重要的話。細細兒說明咧。關於人造人種的詳細情形。還沒有向諸君陳述過。那人造人種的優點。不獨勞動的能力。能勝過普通的人。而且還有幾樣好處。那人造人種是不必飲食的。雖一個

人造人種

祇能用二十年光景二十年後就要損壞得不能使
用然而化了一筆購買他的本錢二十年不飲不食
這二十年的伙食費已省了不少錢了衣服穿也好
不穿也好他本無寒暖不過裸體的工人未免難看
所以也得給他們穿上一身衣服但是只消常年穿
一身價錢最便宜的單衣好了而且製造人爲着社
會上的習慣有的工作向來用男子做有的工作向
來用女子做因此他也不想仍其舊製造上也分做男
女兩種人既是形體上分了男女那自然更不能不
分別穿男女衣服了不過身體雖分男女生殖一件
事情是沒有的爲什麼呢製造的目的是專供勞動
之用所以在勞力上很增高他的能率其餘凡勞動

上無關係的事一切不管腦子也製得很簡單只會
做工別的什麼也不曉得喜怒哀樂愛惡欲的七情
是完全沒有的所以人造人種雖能說話竟不會笑
也不會哭男女混在一起也生不出一點兒感情來
就是講到人造人種的個人他對自己也很簡單不
但無寒暖飲食等周折他也不要娛樂不想休息一
天做二十四個時間他也不說一聲疲倦真是一種
完完全全的勞動人種他沒有需要沒有要求叫他
做工他就做不叫他做他就不做廠主若是體恤他
們在節日特地停工一天請他們去看戲他們看了
在悲的地方也不傷心滑稽的地方也不好笑木木
然宛如未見所以他們一切人生的耗費是完全沒

有的因此廠中也不必給他們工錢。真是一個義務夥計。資本家是歡喜得不得了。

(四)

人造人種既不要工錢。白替資本家勞動。那真把原有的勞動家淘汰得沒有絲毫挽救之餘地了。怎麼可以說是把人造人種來解決勞動問題呢。勞動家雖被他們驅逐得一個也不留。那問題依然尚在不過變了一個名稱。啊。或是稱貧民問題。或是稱失業。者。救濟問題。總之是了。而不了。那裏可以算是一個妥善的解決勞動問題之法呢。要說明人造人種的所以能解決勞動問題。應當先把各工廠採用了人造人種後。社會上所得的影響若何。利害若何。在那

人造人種

些工廠中初用人造人種來做工時。自然本來在工廠中勞動的人類。大受影響。立刻失去生活之道。好得一面人造人種一天多一天。工廠也逐日把這新人物來交替。其時社會上頓時得了一道異樣的光明。因為資本家既有了一班天天不要工資的工人。他的出品成本便大輕。只消原料好了。所以物價也大跌。其時農業上也因有這麼便利的勞動人。自然也買了人造人種來耕種。於是天然產的原料農產品的植物動物價錢也便宜起來了。所以失業的恐慌。真只有一時。後來物價一天低落。一天人民大抱樂觀。你想。二十世紀本是物價最昂貴的時代。忽而有盛極必衰的現象。物價賤到從來所少。有一天。

五

天。只。見。低。落。到。全。世。界。農。工。界。完。全。採。用。人。造。人。種。
 後。物。價。真。是。低。落。到。了。極。點。其。時。纔。鎮。定。一。點。不。再。
 十。分。跌。了。那。些。貧。民。雖。起。初。受。了。人。造。人。種。的。影。響。
 一。時。生。活。很。難。後。來。物。價。一。跌。他。們。生。活。上。倒。也。沒。
 有。什。麼。困。難。并。且。人。造。人。種。的。用。途。不。獨。大。工。廠。大。
 農。場。中。用。用。連。五。口。之。家。的。種。田。人。家。家。裏。也。要。買。
 這。麼。三。四。人。叫。他。們。耕。種。自。己。坐。享。其。利。祇。消。指。揮。
 指。揮。罷。了。實。則。人。造。人。種。的。價。錢。也。真。便。宜。每。個。不。
 過。一。元。二。角。所。以。極。貧。苦。的。人。家。也。買。一。二。人。來。做。
 着。僕。役。自。己。享。福。了。就。是。一。個。乞。丐。他。也。買。一。個。來。
 叫。他。負。在。背。上。自。己。上。街。行。乞。咧。所。以。其。時。人。造。人。
 種。的。用。途。總。算。普。及。物。價。的。低。也。幾。乎。像。上。古。時。代。

了。中。國。的。米。價。不。是。在。二。十。世。紀。中。也。是。一。天。漲。一。
 天。的。東。西。自。從。一。用。人。造。人。種。耕。種。後。米。價。每。擔。只。
 要。銅。元。八。枚。一。只。豬。也。不。過。值。一。角。錢。因。此。貧。民。的。
 生。活。非。常。舒。服。一。個。人。一。個。月。有。了。二。三。角。錢。也。可。
 以。活。命。了。所。以。累。的。還。是。富。家。那。金。剛。鑽。價。錢。雖。
 貴。人。的。生。活。上。用。不。掉。許。多。錢。便。人。人。有。金。錢。人。人。
 有。積。蓄。人。人。可。買。金。剛。鑽。所。以。金。剛。鑽。用。的。人。一。多。
 似。乎。也。沒。有。從。前。那。樣。有。光。彩。了。那。麼。我。們。人。類。中。
 的。下。級。人。民。本。來。是。勞。動。家。占。多。數。現。在。勞。動。的。事。
 情。既。被。不。要。工。錢。的。人。造。人。種。奪。了。去。貧。民。還。有。什。
 麼。職。業。呢。物。價。雖。賤。到。底。也。要。有。收。入。才。好。啊。而。且。
 又。是。多。數。關。係。也。很。大。啊。於。是。他。們。就。從。人。造。人。種。

的。缺。點。上。去。尋。生。活。揀。人。造。人。種。所。做。不。到。的。事。他。們。就。去。做。並。且。永。遠。不。會。被。人。造。人。種。所。奪。去。的。人。造。人。種。有。些。什。麼。缺。點。那。最。大。的。便。是。沒。有。喜。怒。哀。樂。等。感。情。我。們。人。類。本。來。是。個。感。情。的。動。物。差。不。多。可。以。說。靠。着。感。情。活。命。的。那。些。人。造。人。種。就。不。同。一。天。到。晚。臉。上。沒。有。表。情。不。哭。不。笑。不。喜。不。怒。真。乏。味。極。了。人。類。天。天。與。他。們。那。些。無。感。情。的。人。接。觸。實。在。很。不。快。譬。如。一。家。工。廠。中。有。一。千。個。人。造。人。種。的。工。人。上。面。管。理。的。人。類。只。消。二。三。人。好。了。這。二。三。人。天。天。混。在。無。表。情。的。人。們。裏。頭。還。有。什。麼。生。趣。呢。所。以。社。會。上。凡。是。安。慰。人。類。精。神。的。機。關。設。得。多。了。譬。如。劇。場。遊。戲。場。跳。舞。場。等。種。種。娛。樂。的。設。備。到。處。都。是。

人 造 人 種

有。錢。的。人。自。己。既。不。必。勞。動。自。然。一。味。要。想。遊。樂。使。得。精。神。愉。悅。於。是。那。些。一。向。勞。動。的。人。類。專。門。去。做。感。情。的。職。業。或。是。演。劇。或。是。歌。舞。拏。來。當。謀。生。之。道。實。在。其。時。世。上。不。必。做。事。的。人。已。占。十。分。之。八。九。因。此。遊。戲。事。業。大。為。發。達。貧。苦。人。一。齊。去。做。那。種。人。造。人。種。所。做。不。到。的。感。情。職。業。了。其。時。興。行。的。技。術。也。很。發。達。甚。至。能。夠。說。一。個。笑。話。給。人。聽。引。得。笑。人。便。能。得。酬。勞。一。百。元。這。也。可。見。感。情。職。業。的。寶。貴。了。

(五)

如。此。這。地。球。上。有。兩。種。人。種。住。着。一。種。是。我。們。人。類。一。種。是。人。造。人。種。我。們。人。類。是。地。球。上。的。主。人。翁。人。造。人。種。是。我。們。的。奴。隸。所。以。我。們。人。類。除。少。數。人。指。

揮。人。造。人。種。勞。動。外。已。無。事。可。做。只。有。享。福。了。就。是。有。職。業。也。是。很。快。樂。的。職。業。生。活。問。題。已。經。不。成。問。題。了。那。些。人。造。人。種。只。有。一。味。替。人。類。勞。動。不。曉。得。第。二。件。事。世。界。會。到。這。步。地。位。也。是。當。初。愁。物。價。昂。貴。的。人。和。怕。勞。動。問。題。的。人。所。料。想。不。到。的。我。們。人。類。自。然。快。活。極。了。就。是。人。造。人。種。只。管。勞。動。看。也。不。覺。苦。勞。動。是。他。的。天。職。一。般。因。此。兩。種。人。倒。也。相。安。無。事。再。說。那。博。士。的。工。廠。中。仍。舊。製。造。不。已。雖。人。造。人。種。已。銷。滿。全。地。球。大。概。用。到。二。十。年。光。景。也。就。要。壞。了。所。以。還。陸。續。出。新。貨。去。供。給。全。地。球。新。陳。代。謝。博。士。的。廠。中。也。只。有。兩。三。個。人。類。其。餘。勞。動。着。的。全。是。人。造。人。種。配。原。料。時。博。士。必。須。親。自。動。手。製。

法。是。極。祕。密。的。有。人。來。參。觀。時。祇。肯。給。他。觀。看。一。部。份。毫。無。關。係。的。地。方。萬。一。有。極。知。己。的。人。親。自。來。觀。看。或。是。有。什。麼。重。要。的。人。介。紹。他。特。別。優。待。些。也。只。肯。請。他。們。觀。看。解。剖。不。肯。給。他。們。瞧。製。造。的。祕。密。博。士。的。辦。事。室。內。桌。子。旁。邊。總。坐。着。一。個。很。美。麗。的。女。打。字。員。替。博。士。打。那。營。業。上。的。書。信。到。來。賓。要。參。觀。解。剖。室。時。博。士。總。說。無。論。那。一。個。人。造。人。種。都。可。以。解。剖。給。你。看。隨。便。你。指。定。便。了。說。罷。便。指。着。那。旁。邊。的。女。打。字。員。道。這。也。是。人。造。人。種。把。伊。解。剖。罷。說。完。便。吩。咐。打。字。員。到。解。剖。室。去。等。候。解。剖。女。打。字。員。答。應。一。聲。忙。獨。自。先。去。一。點。沒。有。愛。惜。生。命。的。樣。子。也。不。像。懂。得。什。麼。苦。痛。的。第。二。天。博。士。的。辦。事。室。內。又。

換了一個絕色的女打字員了。所以來賓中的女客。往往覺得博士太殘忍。不願觀看解剖。或是要阻止解剖了。也有人對博士說。你製造得外表很完完全全。一個人而且還會勞動。但是你不給他一個完備的腦子。使他連要把自己的身體去解剖也是木木然。你未免太殘酷了。必須補足腦汁。使他有些智識。纔是別的。且不管有人要殺害他。總得有些恐懼。悲傷。那纔對得起他。否則真比雞犬都不如你的罪。宛如把一羣天真爛漫的小孩子。教養得人家用刀刺他的心。他還笑着迎他的白刃。毫無兩樣了。博士聽了這種意見。也不反對。不過有人勸博士要把人造人種造得會生殖。博士就怕斷了自己廠裏的生意。

人造人種

只說男女一有關係。恐怕勞動的能率就此要減退了。

(六)

博士有一天好玩。拏來試驗試驗。製造幾個頭腦略為複雜一點的人造人種。倒也很有趣。這製造成的幾個標本。居然有意志。有感情。有智識。與人類無異。就是沒有生殖力罷了。過了幾天。博士又入手新試驗。那些舊標本自然無甚用處。也當他普通貨色。混在許多人造人種中。一起運往各國去了。如此前前後後。博士約摸造過二三百個。這麼有完全腦力的人。散佈在全地球了。全地球人造人種的名譽。也很好。不但能夠勞動。而且很肯聽人命令。因此其時除

人造人種

了。農。場。工。廠。勞。動。及。替。家。庭。個。人。服。役。外。各。國。的。政。府。也。很。歡。迎。這。人。造。人。種。各。國。都。買。來。把。他。編。成。兵。隊。了。原。有。的。兵。隊。一。齊。消。滅。這。不。要。軍。餉。的。兵。隊。只。消。有。將。校。指。揮。着。便。很。能。服。從。命。令。而。且。成。績。極。佳。像。某。國。的。某。市。人。民。有。暴。動。要。想。革。命。政。府。使。用。人。造。人。種。的。兵。隊。去。征。剿。竟。把。人。類。殺。死。了。八。十。五。萬。之。多。不。料。自。從。人。造。人。種。殺。死。了。許。多。人。類。以。來。他。們。人。造。人。種。中。有。幾。個。頭。腦。高。明。一。點。的。就。是。那。二。三。百。個。試。驗。標。本。了。這。幾。個。試。驗。標。本。忽。然。一。朝。覺。悟。不。肯。做。人。類。的。奴。隸。他。一。定。要。做。起。地。球。上。的。主。人。來。了。他。們。竟。公。然。對。人。類。說。道。你。們。毫。無。能。力。只。會。發。命。令。沒。有。我。們。那。麼。厲。害。我。們。一。定。要。做。人。類。

的。主。人。出。了。這。一。件。事。情。後。不。多。幾。天。他。們。的。革。命。大。大。舉。動。全。地。球。有。他。們。的。宣。言。書。寫。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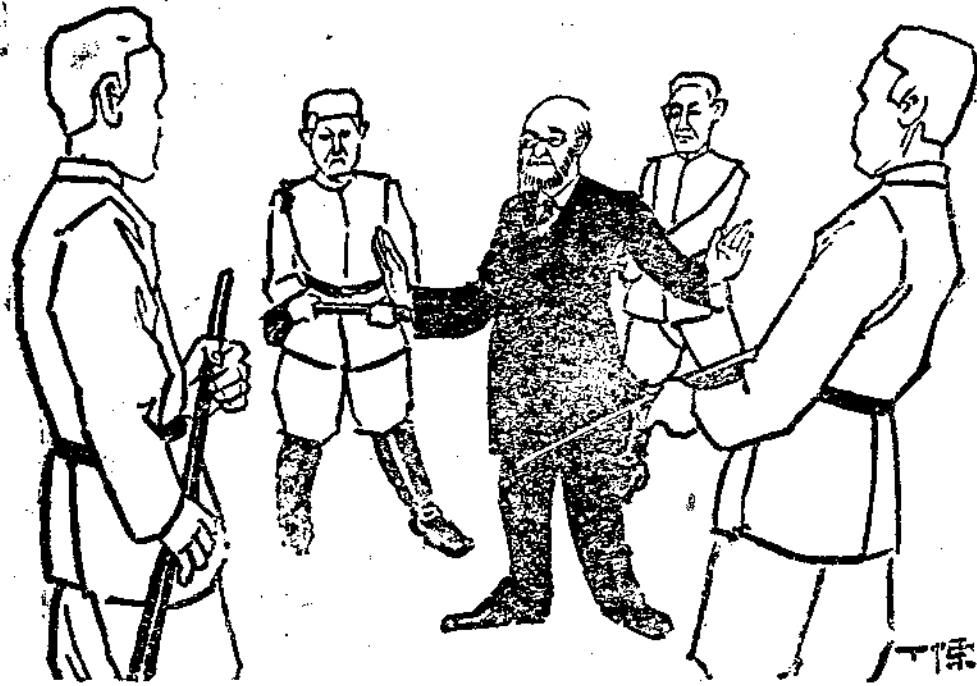
全。球。人。造。人。種。諸。君。啊。

我。們。第。一。應。當。視。人。類。為。仇。敵。為。匪。徒。我。們。比。他。們。力。量。又。大。頭。腦。又。明。他。們。竟。是。我。們。的。寄。生。蟲。諸。君。所。有。的。人。類。可。以。殺。戮。得。一。個。也。不。留。不。問。男。女。都。宜。殺。盡。但。工。廠。鐵。路。機。器。鑛。山。及。原。料。品。不。可。破。壞。其。餘。一。齊。擊。來。滅。盡。然。後。各。自。去。勞。動。勞。動。不。可。中。止。

這。宣。言。書。到。一。處。這。一。處。的。人。造。人。種。立。刻。革。命。他。們。既。半。數。是。軍。隊。軍。器。又。很。會。使。用。了。於。是。兵。士。殺。長。官。工。人。殺。廠。主。僕。役。殺。主。人。不。多。幾。天。已。把。這。一。

處的人類殺得乾乾淨淨各處先後響應差不多全地球的人類沒有費幾天工夫已經可以殺完了有一天這宣言書到底到了博士的廠中了其時大概全地球的人類已經死盡博士這廠在一個孤島之中因此最後尋到這裏也未可知博士的廠中連島上人數一共不過五六個人造人種倒有不少所以要滅除這最後的人類很不費

人造人種



力博士們便躲在廠內一部分把門關着外面數千人造人種包圍着攻擊一回兒也就攻破將幾個人類殺死趕到博士旁邊的是四個普通頭腦簡單的人造人種對着博士要放鎗時博士就說你們莫動手切不可殺死我最後之勝利還握在我手中我能製造你們你們誰不是我製造的你們不會生殖即使把人類殺盡你們做了地球

上的主人至多過了二十年你們一個個壞了也就此滅種。所以我與你們交換你們放我活命我就把製造的秘法傳授給你們這一來你們也可以永久了。博士說到這裏無奈四個都是沒有知識的人聽不明白。一個人造人種開放一鎗也就把博士結果性命了。

(七)

人類斷種了十幾年後有幾個人造人種的標本只是在博士的廠內種種研究種種試驗要發見製造人造人種的方法但是總也無效。地球上的人造人種一天少一天不久也就滅種了。

請安笑話

鄭逸梅

凡書牘之末必請安道好例也。然相交有素者往往戲謔出之。如徐卓呆爲滑稽家。濟羣致函則請滑安。逸梅常爲雜誌補白。濟羣來片則請補安。內兄周无住致友函則請騷安。蓋友爲鬚子而諺有十個鬚子九個騷之語也。



蘇空頭祭脫空祖師文

程瞻廬

維。空。無。所。有。之。年。五。蘊。皆。空。之。日。虛。空。粉。碎。之。時。蘇。州。空。頭。碼。子。謹。以。空。心。麵。一。捲。空。心。湯。糲。兩。個。致。祭。於。空。中。樓。閣。脫。空。祖。師。之。前。曰。嗚。呼。蒼。天。乃。一。氣。之。冥。濛。天。也。空。空。地。球。有。絕。大。之。窟。窿。瓊。也。空。空。人。生。不。過。數。十。寒。暑。未。生。以。前。也。是。空。空。既。死。以。後。也。是。空。空。留。得。一。口。殘。喘。分。甚。麼。貴。的。貴。賤。的。賤。窮。的。窮。通。的。通。待。到。三。魂。渺。渺。七。魄。悠。悠。化。作。一。陣。清。風。小。百。姓。手。裏。果。然。不。帶。一。個。青。銅。大。貴。人。手。裏。也。何。曾。帶。着。一。個。青。銅。小。乞。兒。臨。終。果。然。兩。手。空。空。大。財。主。臨。終。也。何。嘗。不。是。兩。手。空。空。忽。而。起。忽。而。沒。有。如。彩。虹。人。便。是。天。半。的。彩。虹。一。霎。眼。總。是。空。空。朝。而。生。暮。而。死。有。如。蟻。蠓。人。便。是。放。大。的。蟻。蠓。一。抹。頭。總。是。空。空。你。既。然。知。道。空。空。爲。什。麼。空。空。做。冤。家。害。得。天。下。人。個。個。頭。痛。你。既。然。知。道。空。空。爲。什。麼。空。空。使。機。謀。把。造。孽。錢。供。子。孫。浪。用。你。既。然。知。道。空。空。爲。什。麼。一。場。空。起。勁。年。滿。六。十。兀。自。利。慾。填。胸。你。既。然。知。道。空。空。爲。什。麼。一。場。空。熱。鬧。做。

蘇空頭祭脫空祖師文

蘇空頭祭脫空祖師文

二

了。巡。閱。使。還。想。身。入。白。宮。嗚。呼。曹。孟。德。賦。詩。橫。槊。果。然。一。世。之。雄。直。待。分。香。賣。履。纔。覺。得。榮。華。富。貴。到。頭。來。總。是。脫。空。一。空。百。空。千。空。萬。空。爲。人。在。世。又。何。苦。的。爭。那。得。失。難。蟲。鳴。呼。哀。哉。尙。饗。



對妓女而用情。彷彿以粉水塗白壁。情場無定址。遠則在天際。近即在目前。涉情場無需納券資。所以投入者羣衆。情血沸時。蒸氣直可冲天。成眷屬後之情侶。恆好互述過去之旖旎風光。情無色素。染以兩性之血。則成殷紅。所愛被人奪去。彷彿巨魔攫其心。

情絲具有不可思議之黏分。是故有所着。即永遠不能解脫。心電之力。可超世界而感兩性。靈台中首座之神。爲梵那司。情人腦海。如電影之機。當相思時。則將旖旎風光。一一倒映而出。情人情味之最耐咀嚼者。在若即若離間。

(徐碧波)



含犀霏玉軒筆記

△沈子培尙書

律西

嘉禾沈子培尙書(會植)曾以提學使護理安徽巡撫光復後寄寓滬濱矢志不仕所用僕役十餘人皆辮髮後垂歲時祭祀仍用滿清衣冠有子一人友人中有欲爲之保薦以知事分發江蘇任用者謂可便於定省沈堅執不許謂我在一日不欲見兒輩

含犀霏玉軒筆記



試驗品

顧明道

孔有明在高等醫學學校裏畢業後便再出洋去學習他研究的是解剖學一來因爲西方醫道最重實驗要明實驗必先有解剖學術我國西醫懂解剖的很少很少將來必能一鳴驚人出人頭地二則他從小便喜歡把什麼田雞啊兔子啊麻雀啊開肚挖腸一樣一樣的弄白相可算性之所近學必有成所以他留學回來得了一個醫學博士和解剖學碩士的煌煌名銜好像前清時中了什麼狀元和探花一樣能使人家驚羨起先他在滬上懸壺好在他塊牌子大有號召病人的魔力他又在各處醫院和公共處擔任行醫一年以後聲名沸揚人人都曉得有一個名醫孔有明了許多西醫也佩

試驗品

一

仕。於。民。國。待。我。死。後。聽。彼。自。爲。之。可。也。復。辟。時。授。爲。學。部。尚。書。壬。戌。冬。月。因。病。歿。於。滬。寓。遺。摺。上。宣。統。諭。賜。祭。葬。賞。給。陀。羅。經。被。賜。銀。二。千。兩。治。喪。派。員。奠。醊。開。弔。之。日。一。班。遺。老。到。者。不。少。皆。翎。頂。輝。煌。行。跪。拜。禮。一。切。喪。禮。中。應。用。物。件。皆。書。宣。統。十。六。年。字。樣。聞。皆。遵。其。遺。囑。云。雖。所。見。不。免。一。偏。然。士。各。有。志。似。較。之。一。班。騎。牆。派。猶。爲。略。勝。一。籌。也。又。沈。事。母。以。孝。聞。昔。年。其。母。病。篤。時。醫。者。謂。須。用。參。或。可。挽。回。家。中。適。值。艱。窘。無。力。購。辦。竟。

服。他。的。學。術。便。推。舉。他。做。了。醫。學。研。究。會。的。會。長。不。多。幾。時。他。又。憑。着。靈。敏。的。手。腕。得。意。的。幸。運。鳩。工。庀。材。創。辦。了。一。座。有。明。醫。院。他。自。己。做。了。院。長。再。請。了。二。三。個。醫。生。來。幫。忙。用。了。許。多。男。女。看。護。開。一。個。落。成。大。會。招。請。本。埠。政。學。工。商。各。界。有。名。人。士。來。院。觀。禮。他。登。臺。演。說。講。得。天。花。亂。墜。人。家。無。不。稱。讚。果。然。開。院。之。後。來。看。病。的。人。十。分。擁。擠。有。明。醫。院。中。一。百。號。病。室。彼。去。此。來。常。常。住。滿。他。的。診。金。定。得。很。高。來。院。就。醫。者。上。等。房。間。每。天。十。五。元。中。等。房。間。每。天。十。元。普。通。房。間。每。天。六。元。門。診。大。號。四。元。小。號。兩。元。出。診。十。元。加。早。二。十。元。這。樣。看。起。來。沒。錢。的。病。人。萬。萬。數。不。到。請。他。看。治。了。他。常。對。人。說。近。世。西。學。東。漸。新。陳。代。謝。醫。學。發。明。一。日。千。里。我。們。看。治。病。人。也。用。科。學。方。法。遇。有。疑。難。的。病。便。用。解。剖。手。術。直。接。去。除。掉。他。譬。如。一。座。鐘。走。得。遲。速。或。停。止。時。我。們。總。要。把。他。內。部。機。器。拆。下。重。裝。使。他。照。常。

致不起。故沈終身不知參味。直至病革。涓滴不肯入口。上年沈忽自往購定壽器。二具。每具僅值七十元。一以自用。一以貽其妻。謂吾母。當日所用之木。不過此數。吾夫婦安敢踰越也。蓋其至性純篤。有足多者焉。

饕餮家言

楓隱

(十一) 綽然堂會食賦

蒲留仙集中有綽然堂會食賦一首。備極滑稽。爰亟錄之。以供捧腹。其詞

行動人們也是一樣的。都好。用科學來解析。在西國有個病人。心卜生了。黴菌。吃藥無效。打針也。注射不到。被我用麻醉藥。把他悶了。過去。用手術。把胸部解剖開來。將心取出。除去黴菌。用藥水洗過。然後放進去。重代縫好。以後這個人。休養了一月。便毫無痛苦了。豈像那輩中醫。祇知墨守古舊。沒有一些競爭的能力。恐怕難逃天演淘汰的公例呢。我們只要看上古時有扁鵲、華佗等名醫。常常用解剖來醫治病。人十分靈驗。為什麼現在許多中醫。沒有一個會明白。一因古人祕方。自珍。沒有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傳給後人。二因那些中醫死守舊方。不想發明。所以只見其退。不見其進。人家聽了他的議論。都很信仰。他的割症室裏也格外忙碌了。

北火車站後面。某某里內。有一座樓房裏。牀上臥着一個少年。抱着頭。只是呻吟。可憐他本來英俊的丰采。嫩紅的面龐。現在却變成形。

饕餮家言

日。僮。踏。踏。兮。登。台。碗。鏗。鏗。兮。飯。來。南。
開。開。兮。扉。啓。東。振。振。兮。簾。開。出。兩。行。
而。似。雁。足。亂。動。而。成。雷。小。者。飛。忙。而。
躍。舞。大。者。矜。持。而。徘徊。迨。夫。塞。戶。登。
堂。並。肩。連。袂。奪。坐。爭。食。椅。聲。錯。地。如。
羣。牛。之。驟。奔。擬。萬。鶴。之。爭。唳。甫。能。安。
坐。眼。如。望。羊。相。何。品。兮。堪。用。齊。噪。動。
兮。倉。皇。袖。拂。簋。兮。沾。熱。瀡。身。遠。探。兮。
如。堵。牆。箸。森。森。兮。刺。目。臂。密。密。兮。遮。
眶。脫。一。瞬。兮。他。顧。旋。回。首。兮。淨。光。或。
有。求。而。弗。得。顏。暴。變。而。聲。愴。或。眼。明。
而。手。快。疊。大。卷。兮。如。梁。赤。手。搏。肉。餅。

試驗品 四

色。慘。白。病。骨。支。離。瘦。得。不。成。模。樣。了。牀。沿。上。坐。着。一。個。中。年。婦。人。滿。
面。憂。愁。憔悴。的。樣。子。低。着。頭。把。手。帕。拭。淚。少。年。嘆。口。氣。道。母。親。我。有。
負。你。了。剛。說。這。一。句。眼。淚。好。似。斷。線。珍。珠。般。滴。將。下。來。婦。人。更。是。嗚。
嗚。咽。咽。的。哭。着。少。年。又。道。你。辛。辛。苦。苦。養。成。了。我。滿。擬。我。成。家。立。業。
可。以。供。養。你。終。身。誰。知。道。我。生。了。這。種。怪。病。醫。藥。無。靈。看。來。難。以。活。
命。拋。下。了。母。親。一。人。沒。人。侍。奉。叫。我。死。了。也。難。瞑。目。我。自。問。是。個。有。
志。的。男。兒。一。直。用。心。讀。書。畢。了。業。也。居。然。在。社。會。上。服。務。雖。不。好。算。
十。分。得。意。却。可。安。安。穩。穩。的。度。日。了。那。裏。知。道。禍。生。不。測。呢。唉。老。天。
也。太。殘。忍。了。我。死。後。但。願。母。親。看。破。些。不。要。爲。我。悲。傷。過。度。有。壞。身。
體。使。孩。兒。不。孝。之。罪。更。大。：。婦。人。忙。接。口。道。兒。啊。我。生。在。世。上。祇。有。
戀。着。你。一。人。望。着。你。一。人。若。然。你。有。三。長。兩。短。不。要。說。我。半。世。辛。苦。
爲。着。誰。來。便。是。以。後。光。陰。教。我。一。個。人。淒。涼。孤。苦。如。何。過。活。也。情。願。

破流湯唇膏欲滴。喉暈生芒骨橫斜。其滿地汁淋漓。以沾裳。若夫廚役無良庖。丁不敬。去肉留皮。脂團膜勝。既少醬而乏椒。又毛捲而革硬。共秉七而躑躅。殊蕭索而寡興。乃擇瘦而翻肥。案狼藉而交橫。時而嘉旨偶多。一卷猶剩。慮已遲晚。恐人先竟。連口直吞。雙睛斜瞪。膾如卷而下咽。噎類鵝而伸頸。嘴澎澎而難合。已捉餅而急競。合盤託來一掬。而淨舉坐失色。良久方定。夫然後息。爭心消。貪念飭。高閣餅乾咽。無可奈何。呼葱覓蒜。既飽。

跟你離開這個無情世界了。婦人說到那時。將脚頓了兩頓。又道。我難得有。你這樣孝順的兒子。天公却要妬忌起來。這又那裏說起。難道我天生薄命。竟要遇着這種慘事麼。我無論如何。總要請好的醫生。把你挽救。現在鄰家王翁對我說道。本埠有明醫院裏的孔先生。醫學很好。救活過不少人。我想明天把他請來一看。或者可以把你的病醫好也未可知。兒啊。你且養息着好了。少年道。哦。孔有明麼。他是醫學博士。很有名聲。我本想請他。只因爲他的診金太大。故此一直不響。婦人道。你何不早說呢。任他診金大。只要你病會好化了。錢總會來的。有所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便是借債也要借的。少年聽了。點點頭。婦人却揩乾眼淚。走下樓去煎藥了。

英雄只怕病來磨。一個人生了病。有許多說不盡的苦處。他把醫生看得和神仙一般。好像醫生一到。便可救好了。無如天下真正高明。

餓。糧。乃。登。粥。飯。衆。口。流。餒。聲。聞。鄰。院。
惟。夏。韭。與。冬。蘿。共。盛。頰。而。厭。見。卽。鹽。
齋。之。稍。嘉。亦。眼。忙。而。指。亂。至。拄。腹。而。
撐。腸。始。闕。然。而。一。散。辭。曰。一。日。今。兩。
回。望。集。兮。開。齋。齋。之。開。兮。衆。所。盼。爭。
不。得。兮。失。所。願。嗚。呼。日。日。常。爲。雞。鶩。
爭。可。憐。可。憐。饑。衆。生。余。按。此。賦。可。謂。
形。容。盡。致。吾。吳。有。諺。語。曰。吃。一。夾。二。
看。三。搶。四。者。庶。幾。近。之。

(十二) 蓮藕詩

吾蘇蓮藕雞豆。皆以葑門外南塘產
者爲最佳。余嘗有句曰。葑溪本是水

的。醫。生。能。有。幾。個。呢。有。幾。個。却。靠。着。招。牌。做。生。意。罷。了。像。那。個。少。年。
真。是。個。不。幸。的。人。他。姓。朱。名。成。賢。本。是。常。熟。人。氏。弱。冠。時。苦。心。求。學。
在。某。大。學。商。科。畢。業。便。有。人。荐。到。上。海。某。銀。行。裏。做。會。計。員。每。月。薪。
金。可。得。百。番。初。出。茅。廬。已。是。難。得。他。家。中。祇。有。一。個。母。親。是。青。年。守。
節。撫。養。他。長。大。的。十。分。愛。護。那。成。賢。也。很。孝。順。知。道。他。母。親。的。辛。苦。
和。慈。愛。的。不。忘。養。育。之。恩。便。把。他。母。親。接。到。上。海。來。一。齊。租。屋。居。住。
每。天。下。午。五。點。鐘。過。後。成。賢。便。從。行。裏。回。來。買。些。食。物。給。母。親。吃。故。
而。母。親。一。聽。見。車。站。上。五。點。鐘。開。駛。下。行。車。時。汽。管。裏。嗚。嗚。的。聲。音。
便。喜。孜孜。的。到。門。前。來。候。他。兒。子。了。一。年。過。去。倒。也。安。甯。度。日。不。料。
平。地。風。波。忽。然。成。賢。得。了。一。個。奇。怪。的。病。因。爲。他。初。時。頭。腦。裏。常。覺。
奇。癢。難。熬。後。來。又。變。麻。木。最。後。痛。得。發。暈。忽。癢。忽。痛。不。知。所。可。他。就。
此。病。倒。了。請。過。幾。個。中。西。醫。生。前。來。診。視。吃。了。藥。非。但。沒。有。功。效。反。

雲鄉節物新秋次第嘗雞豆勻圓鮮
藕碧滿街噉賣總南塘又有句云玲
瓏碧藕出南塘潔白渾如截玉肪別
有清香能醒胃新鮮蓮子作羹湯此
二詩倘傳之將來亦可謂蘇州食譜
中之佳話也

南技瑣話

鄉下人

說三國志之何授良今年因病纏綿
淹蹇床席竟以客死聞身後極蕭條
有子尙幼稚故棺槨衣衾等費由友

南技瑣話

一天一天的加重眼見得他的性命非常危險可是他母親眼巴巴
指望的就是他一人所以急得不得了除了請醫生外東去問卜西去
許願只願他兒子的病早日痊好背着成賢常常哭泣鄰人見了都
代他可憐便有王翁力勸他請孔有明來診視他們母子二人一商
量決定去請直到明天下午他們盼望這位名醫早些前來那知守
到五點鐘還不見蹤影等得好不心焦成賢抱着頭還是喊痛他母
親心裏比刀剜鎗刺也難過好不容易挨到六點鐘光景聽得門外鳴
嗚嗚汽車聲音有人報孔先生來了他母親忙出去迎接見那孔有
明穿着一身西裝革履托托的走上樓來背後跟着一個下人代他
提着藥箱有明到得樓上見窗戶緊閉便縐眉頭先取出一隻量
寒熱的玻璃表把來放在成賢口裏然後掏出金表代成賢診脈不
多一歇把寒暑表拿出看時說道寒熱一百零三度六略略問些病

試驗品

七

衆集資殯殮。而出資之友。皆非同業。係新世界遊戲場喜聽書之老遊客居多。亦云奇矣。於此可見說書團體之渙散。無所謂公德惻隱之心。誠如俗諺所云。人在人情在矣。

授良祖籍海寧之硤石。其叔何士良。其名已忘。士良二字恐非確。舊曾問業於吳門之許文安。授良之藝。傳自乃叔。在昔遊蕩江湖。個中所謂外道是也。後因乃叔之關係。由許文安引進吳郡。遂亦列入蘇道。論其資望。在黃兆麟之下。蓋兆麟爲文安之弟。

因成賢的母親詳細的告訴有明聽了只是不響又用手輕敲成賢的後腦把他的頭搖搖成賢止不住大聲喊痛有明縐着眉拿聽筒來聽成賢的母親着着有明但願他說一聲不要緊無如有明好似悶葫蘆不肯多說話成賢的母親心裏暗想看來醫生的說話是值錢的多說了好像浪費金錢所以守口如瓶了等他聽好忍不住啓齒問道先生我小兒的病可有救麼有明微微答道難說成賢的母親一聽這話大失所望忍住眼淚哭喪着臉再問道先生他倒底生的是什麼病別的醫生說他是腦膜炎對不對麼有明道照我看來恐怕他腦中生有東西故而初癢後痛成賢的母親又道既然如此可服什麼藥請先生用力將小兒看好我們終身感恩當來院中上匾傳揚先生功德有明笑道這却不關事的我們既做醫生那有不歡喜將人看好之理只是令郎這病服藥不見功效須用解剖

子授良乃文安之小門生。論藝其術。角色口角。不若兆麟。而上台開口即說。他人每一回書。平均一點一刻。而何則至少一點半鐘。有時竟說至一點三刻。或近兩點鐘。猶未落回。所以然者。黃兆麟之三國志。未曾學全。至玄德進川。夜戰馬超之後。無能再說下去。而開書。祇能土山降曹。或徐庶薦諸葛始。授良則可從十常侍亂政。三戰呂布開始。直至依樣畫葫蘆爲止。因此授良一進蘇州。驟分兆麟杯羹。聲譽蒸蒸日上。兆麟因授良之妨。

南技瑣話

手術來醫治。所以我也毋須配藥。你們如相信我的。可送他到我院裏來。或許有希望。成賢的母親一聽。要解剖心中。不覺大吃一驚。說道。可是用麻藥來將刀割開麼。只怕……他話沒說完。有明立起來。道。正是的。這種病。只好如此。你們且商量定了。再說時候。不早。我還有幾家病人。要去看哩。說罷。便取了診金。告辭去了。有明走後。他母子二人。遂商量這個問題。照他母親的意思。以爲醫院裏割症。常常有壞事的。很不放心。去冒險嘗試。但是成賢心裏。以爲孔有明是解剖學的專門大家。不比別人。手術諒很高明。況且自己的病。既是服藥沒用。除掉聽他開割的一條路。還有什麼方法。可使他醫好呢。橫豎遷延下去。難免送命。還不如讓他用手術。或可挽救。遂向他母親解釋一番。勸他不要害怕。也有許多人這樣醫好的。他母親無法可想。硬着頭皮。應允暗裏却整整哭了一夜。明天遂喊了一輛轎車。送

試驗品

人不如畜

害其營業。同行嫉妬。未免互相誹謗。各道是非。依理。兆麟可以師叔尊嚴。強壓授良。奈授良好結交。且投拜於一姓陳者門下。為弟子。世俗所謂拜老頭子者是也。其同門子弟。極夥。所謂同參弟兄。以故授良在蘇。得能不受同道硬壓。則沾在幫之惠。兆麟雖銜嫉之深。而無如之何也。

人不如畜

舜屏

租界章程。凡人大小便均有罰。而牛

試驗品

一〇

他兒子到有明醫院裏去。先繳了號金和割症費等。共計一百元。可憐成賢生病以來。已用去不少銀錢。此刻還是向長生庫裏去想法。的他母親放心不下。也要住在院裏陪伴成賢。怎奈孔有明不許。因為成賢已進了割症間。一概親族不許。旁看教他回去。他兒子的病。今天夜裏可以動手開割。明朝前來聽消息。直等出了割症間。方可一同居住。他母親拗不過院中規矩。眼淚汪汪。只對有明說道。孔先生總總拜托你了。眼看着看護們將他兒子抬到裏面去。心中萬分悲苦。千般憂慮。嘆了一口氣。冷清清的坐了。原來的轎車回轉家裏。有明醫院化驗室裏。電燈開得滿室光亮。醫學博士孔有明坐在桌傍。正用一架顯微鏡。在那裏驗看一件東西。那東西形圓色白。血淋淋的。不是人的腦子麼。他看了良久。自言自語道。咦。腦子上竟會生起瘡來了。豈不奇怪麼。這樣毛病。還是我第一次遇見。雖然這個

馬等終日遺糞。並無罰則。是人不如畜也。

電車傷人。日有所聞。而牛馬等頗少碰傷者。是人不如畜也。

外人抱狗坐在黃包車中。顧盼自如。而人在地下拉之力。竭汗流。是人不如畜也。

鄉間之牛。春耕夏耨。至秋冬則飽食安眠。無所事事矣。而人則四時作苦。無有已時。是人不如畜也。

承張夢飛先生惠贈『夢飛說集』一冊。謝謝。
(羣)

人不如畜

人。沒。有。醫。好。然。而。他。的。腦。子。可。已。做。了。我。的。試。驗。品。我。且。把。來。浸。在。瓶。裏。讓。大。家。細。細。研。究。將。來。如。有。同。樣。的。病。發。生。怎。樣。去。醫。法。說。罷。立。起。身。來。走。到。一。座。大。玻。璃。櫥。裏。取。出。一。個。很。大。的。扁。形。瓶。把。這。件。東。西。放。在。裏。面。再。倒。滿。了。酒。精。和。別。的。瓶。兒。一。齊。排。列。好。又。用。一。張。白。色。小。紙。寫。上。一。行。英。字。粘。在。瓶。外。原。來。這。就。是。朱。成。賢。的。腦。子。可。憐。他。要。望。人。家。代。他。醫。好。那。知。人。家。反。把。他。頭。腦。解。剖。出。來。浸。在。玻。璃。瓶。裏。做。了。有。明。醫。院。裏。的。陳。列。物。了。其。實。孔。有。明。也。查。察。不。出。他。的。病。原。姑。且。把。他。開。割。試。看。就。此。輕。輕。斷。送。了。成。賢。的。一。條。性。命。可。憐。他。母。親。若。知。道。這。個。信。息。讀。者。想。他。將。要。悲。傷。到。什。麼。地。步。啊。從。此。以。後。火。車。站。上。每。天。下。午。五。點。鐘。滬。甯。車。開。駛。時。候。雖。然。汽。管。裏。仍。是。一。樣。的。嗚。嗚。嗚。放。着。氣。聲。聞。遠。近。可。是。成。賢。的。母。親。要。求。去。立。在。門。外。等。他。兒。子。回。家。時。却。永。久。不。會。回。來。的。了。

試 驗 品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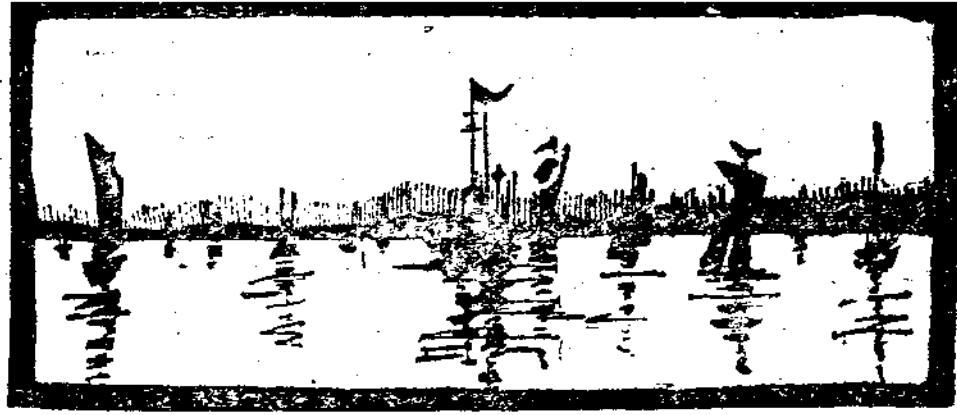
三日前後

三日前後

徐·卓·呆

法國路易十四的時候。有一個卜人。真是百發百中。什麼都會猜得到。國王屢屢召他進去。叫他占卜種種事件的。但是有一天。國王叫他占卜法蘭西的運命時。非常的不好。他竟說。倘使弄得不得法。不久就會發生內亂。而且國王的子孫。說不定不到危險的運命之中。一觸路易十四的逆鱗。便打算把這卜人處死刑了。先問他道。我此刻有話要問你。所問就是你的壽命。你從今以後。還有多少日子壽命。且拿來占卜一下。這卜人一聽。國王之意。頓時會悟。曉得這

不是尋常的事。便很嚴正的占卜了一下。說道。我的生命。應在陛下龍馭上賓的前三日完結。國王聽了大驚。暗想我若把此人處了死刑。再過兩天。就要輪到我了。那裏可以處他死刑呢。頓時臉色很和悅的說。你我二人。死期僅差三日麼。你一死。就要輪到我麼。那麼你保重身體纔是。於是國王不但賜他許多東西。還吩咐大宰相道。這卜人。每年給他六千法郎年俸。每月到宮中一次。這卜人反大受國王的優遇了。



賭博者的馬老二

世間再也沒有比賭博有趣的了。馬老二時常說這句話。我聽了，不但不會發生厭惡，反而很聽得進耳朵。裏去像是無限快活似的。

賭博者的馬老二。他和我同鄉同年。又是自少同學的。我們的趣味相投。就能夠教我們始終是個好朋友。老二本也有他的大名雅號。因為在遊蕩子的

賭博者的馬老二

陳小菊

中間。大家都叫他

做馬老二的。所以

我也叫他老二。

在小學而至高小

時代。我們都是被校長先生稱作好學生的。到了中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們因為年歲大了。都想到醜陋社會裏去混混。我很記得有一天。我們在李伯生的家裏看人家打牌。心裏很不好過。因為我們都是少年好勝的。我們希望世間沒有我們所不慣的東西。（慣字原稿如此）然而今天因為他們方在與

高彩烈的打牌。我們連着也看不憐。這是多麼可羞的事呵。最易使我們發生極烈的激刺的。是伯生妹子的一句話。伊說你們枉是個男子。男子不會打牌。是少有的。我們聽了幾乎要哭出來。想立刻回到家裏去。責問我們的父母親爲什麼少時不教我們打牌。

我現在纔曉得好勝和好玩是我們現在失敗的大原因。我們爲了好勝很起勁的研究牌。研究得略有頭緒了。便被人誘入局內。起初牌是很好的。雖然我們對於牌經還不很懂。因爲「賭神菩薩收徒弟」我們初出茅廬的賭博者。竟也會贏錢。越是贏錢越喜歡賭。可是到了我們上癮的時候。賭神曉得此後即不給我們贏錢。我們依舊會去賭的。所以他便教我們輸了。賭博確是很神秘的。而賭博者的心理也確是神祕得不可思議。在理我們都是很節儉的人。平日不肯浪費一文的。到了賭時。便不惜從袋裏倒出所有的錢了。

我們的錢是有限的。然而我們的賭博慾却永遠不會有消滅的時候。而且反是增高向上。幾乎想日日夜夜去賭博。沒了錢。最初向父母那裏硬索。不夠用。再向朋友處強借。再不夠用。就鬧到當衣賣物。充作一夜的賭博費。幸而我們的心地還光明。不至於作賊偷東西。從現在想起來。不免自呼僥倖的了。

到了中學畢業。我們不得不各奔各的前程了。老二到日本去留學。我考進一家私立法政專門學校。法政學生的學問。不論東西各國。都是以交際爲重的。我國的私立法政專門。更默許學生的自由行動。這可合了我的素願了。白天裏還在校裏住。一到五點鐘。沒有一日在校內可以找得出我的影子。一年三百六十天。我差不多天天是在賭博場中。過我的夜間生活。因爲賭得多。賭術也自較從前進步。所以統盤算起來。我在這時候。並未輸錢。可是我要告訴諸位。不論你有多少本領。想在賭博場中發財。是很不容易的。倘若能不輸錢。便是你的大本領了。我這樣想起來。覺得夜夜賭博。在賭博的當兒。固然可其忘憂。却愁和烟酒有同樣的效力。然而過後。思量總覺無聊。得很遠。不如執筆做文章。既可以得錢。又可以博些名譽的呢。而且喪精耗神。沒有不把身子淘壞的。於是。我立地覺悟過來。發誓永遠不再賭錢。

我從法政專門畢業出來。馬老二亦於這時回國了。我們同在一家公司裏辦事。我們的交情。還是依舊如故。我告訴老二。我已立志戒賭。差不多已有三年光景了。我覺得身心都很快樂。所以。我希望你也戒賭。不曉得你在日本什麼樣。料想是不會有賭的。他說。你說的話。我全不贊成。我們是處在很苦惱的生活裏。倘若不賭博。除非是自殺。我不能排除。却我的煩惱。我就要賭博。我在日本也夜夜賭博的。而且贏了幾千塊。

錢呢。此後。我因爲和老二趣向不同。我們的交情。便遠不如從前了。他天天往跑外。我沒有一刻不伏在案頭上。有一天。我正在校改我已將編成的國憲議評。老二走進我的房裏。坐下來和我談。我因爲要將我的工作完成了。纔肯對他發言。他老大不登興（登興不知是否卽高興）說。你爲的是名譽。不曉得名譽。是否有排除煩惱的效力。從我想來。你的名譽越好。你的煩惱亦必隨之而加多。這是何苦來呢。在此煩惱時代。的我們。不如把身心交給了賭博的好。今天我邀周八王三諸人在洛妃家打撲克。我想也邀你同去。要是不去。我便從此和絕交。我給他擾得不能動筆了。索性把文稿藏起來。然後回答他道。老二。你是還愛你的老友。你總會不喜歡你的老友。重入迷陣。倘若你有心。想拖我同流合污。你和我絕交。我反是很歡喜的。老二氣得拍着桌子厲聲的說道。十年同學。只換得你這幾句罵我的話。唉。我悔我瞎了我的眼。（文學家的妙句原來如此）我始終不認定賭博是罪惡。在你們法律家的眼中。自然說賭博罪也載在六法裏的。然而你古舊的人。叫你要曉得法律是保守的。他的思想。遠不及我們學文藝的。有未來的新思想。文藝裏的思想。是最好的思想。我的喜歡賭博。決不在想詐人錢財。那麼我犯了什麼罪。請你拿法律來判決。我。我。我只想拿我汗血換來的金錢。和人博個輪贏。以儉過我煩惱的生活。你們法律家。不想用什麼方法來

解決人生的煩惱。只是忍耐着。忍耐着。這不但是苦了你自己。而且還害及他人的呢。也有許多人都說。我是頹廢派的詩人。我很承認。我憎惡道德和法律。無論如何。我斷不要做道德家和法律家。因為我認定道德和法律是無用的東西。我聽了他的演說般的談話。覺得也很配胃口。然而因為他話已說得多了。倘若我不拿話去阻止他。除非我靜聽他幾點鐘的談話。不可這是他的特性。他的確很有思想。他對我所說的是賭博思想。就是他的賭博哲學呢。我說你的話我都能領解。然而我到了現在。好像已是個陳死人。我沒有實行你的話的勇氣了。

此後老二不很和我見面。他在外面依舊天天賭。我依舊做我的政論文章。在形跡上。我好像和他疎遠了。然而我的心依舊是愛他的。我愛讀他的作品。他雖是以賭過他寶貴的時光。然而在賭罷歸來的時候。也時常做些小說和詩歌。訴洩他胸中的煩惱。所以都很可以感動人。我一方面自己決定不再賭。然也不希望老二不再賭。因為賭博和文學。並決有什麼衝突的地方。（這一句也是原稿如此。並非誤排。）倘若他不賭。他的文字。或者反會減色也未可知。

有一天距離我們絕交後。像有二三年的光景。我已不和他同在一公司了。我在某雜誌裏當編輯。他被公

司經理以『品行不良』四字回絕他的生意了。他走來和我說。我現在因爲想維持我的生活。我要一天裏做六小時的文字工作。你可以給我銷貨麼。我說。老兄的作品。人家是歡迎得很的。只要你肯做。不會銷不去的。此後。他和我往來又很多了。這好像他也有些覺悟過來了。

在除夕的夜裏十二句鐘。他到我的家裏來。說我做了篇『賭博者的悲哀』。完全寫我覺悟後的悲哀。我現在已覺悟賭博。不但不足以消除煩惱。而且反增加我的煩惱的呢。唉。煩惱的人生。我此後沒消除我煩惱的工具了。我將何以做人呢。我說。你可以研究哲學。哲學於你是很適宜的。而且或會教你得着安慰。你可以試試看。怎麼樣。

濟羣曰。商餘由陳小菊先生主編後。對於本雜誌頗有微詞。但不料商餘大主筆陳小菊先生。居然亦投稿本雜誌。然則商餘之投稿者。得毋將因崇拜小菊先生之故。亦轉而歡迎本雜誌歟。抑本雜誌之價值。或因小菊先生投稿之故。乃從此增高歟。敢問。

哀許指嚴先生

吳綺緣

先生吾毘陵人也。諱國英。字子年。旋取彈指華嚴義。更名指嚴。某歲大病既殆。則又自號甦。不才子乃其別署也。少時穎慧絕倫。見者目爲大器。顧以厄於處境。力不能延師保。則就外傳讀。晨夕僕僕道塗。雖風雨不稍輟。家君曾與共學。謂同輩皆喜跳踉。獨先生沉默寡言。執卷呶唔。目不他瞬。下帷攻苦。歷數年如一日。資稟復遠過儕輩。故出語每驚宿儒。未久卽入邑庠。然益勤學不輟。及後文名鵲起。幾於舉域咸知。蓋亦有所自來也。

吾鄉素號人文薈萃之區。近數十年來。已日漸凌替。一二宿儒者彥。雖如碩果之僅存。然亦奄然無生氣。故同輩中。乃不得不推先生爲巨擘。縱橫南北。所至有聲。歷任海上各大學國文歷史教授。頗得學子傾心。卽遙從弟子。且多至數十。方謂吾鄉斯文將墜。亟待先生而傳。孰意年未知命。遽歸道山。從茲吾鄉文壇健者。又弱一個。繼起無人。能毋感慨係之。

先生大婦羸弱多疾。往往猝發。故別納姬人。藉佐中饋。常留滬寓。雙方共產子女十人。其姬人頃尙

有娠。不久且卽誕生。故先生家累甚重。頻年所入雖豐。亦復難供挹注。諸女皆好學。多有隸僕絳帳。稱弟子行者。長字主常。邃於國學。心靈筆妙。饒有父風。所作都楚楚可觀。識者許爲中郎有女。近已竟其業。就清江某女校之聘。子長者年甫十五。負笈春申。少者猶當抓梨覓棗之年。值茲薪桂米珠。支持非易。瞻顧來日。自是大難。先生有知。當亦不能忘情於此也。

邑人治稗官家言者素鮮。自南亭亭長歿後。幸有先生蹶起代之。先後二十年中。所著不下百數萬言。無不膾炙人口。而記載清宮秘史。尤屬盡態極妍。非同輩所能抗手。蓋亦由平素集思廣益。博聞強記。且熟於歷代掌故。始克臻此。李子定夷。主小說新報時。先生著述頗多。時僕亦雅好塗抹。輒有貢獻。同邑之擅此者。幾已畢集。風雨晦暝。輒相過從。商榷藝文。樂而忘倦。會幾何時。已成陳跡。定夷北去。余亦邁返里門。青氈困守。不復再爲馮婦。今先生復傷永別。誰復再以此小技雕蟲。見稱於世。黃鱸重過。故人已稀。撫今感昔。又豈僅腹痛而已耶。

先生捷才天賜。走筆千言。瞬息立就。有以撰壽序。輓詞。等酬世文字爲請者。往往不假思索。咄嗟立具。而文思之來。有如倒流峽水。源源不竭。以較拈斷吟髭。走入醋甕者流。相去奚啻霄壤。邑中名流。

昔年倡秋聲社。歲輒數集。以詩鐘爲常課。先生與焉。僕亦嘗叨陪末座。竊見先生下筆如風。句成輒先於儕輩。而當譚集聯吟。亦復信手拈來。都成妙語。七步八叉。未足相過。詩虎酒龍。清才無敵。瞻顧寰宇。能得幾人。今秋聲社雖已風流雲散。而先生之豪情勝概。殊猶依稀。可以想像得之也。名士多嗜杯中物。先生亦蹈是習。直與麴生結不解緣。每當暇日。必買醉酒樓。集朋儕數輩。抵掌高談。以爲樂。飲亦輒醉。常易致疾。人或規之。則宛爾不答。未享大年。其故半由於此。然以較謫仙之墜水騎鯨。則固猶稍勝一籌矣。

先生善書法。篆隸行草。幾於靡所不工。求書者踵相接。酬應不易。故前歲定有潤例。藉示限制。而索書者益多。今歲暑期旋里。猶揮汗拈毫。未嘗稍輟。生涯殊亦不惡。今則尺縑寸楮。更屬可珍。有其墨寶者。無不什襲藏之。月前先生曾謂將精寫一楹聯。一箋頭以贈。不圖竟未如願。以償。至可惜也。先生早歲卽爲貧累。蓋以平居落拓。不事生產。賣賦千金。唾手輒盡。且因在中和橋建住宅一所。愈增虧累。前後逋欠。不下數千金。年來雖所入較豐。亦僅資應用。絕無餘剩。身後檢其衣囊。僅得銅元數枚。此外四壁蕭然。了無長物。自此仰事俯畜。又將誰屬。文士下場。千古一轍。清貧若此。夫復奚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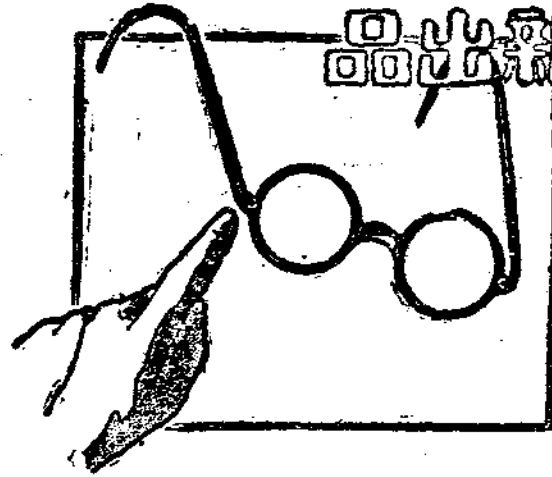
朋儕擬贖資恤其家屬。雖已勸議。殊猶未實踐也。

先生不知自攝。初非壯健。今夏赴滬。偶患外症。療治方瘥。內疾繼起。驟發狂熱。西醫施以冷按法。熱雖得止。復患尿毒症。排洩機關。完全梗塞。更施手術。溺又一瀉不止。而精神萎頓。已噤不能言。即於夜間九時逝世。其大婦等清晨即乘車往滬。幸猶得親見先生瀕危時情狀。苟欲窮究病源。仍爲平日過事操勞。心力交瘁。以致於此。與涵秋先生初無稍異。文字誠不祥物。嗜之者每易促其年。苟念及此。能毋惕然。

僕初見報章記載。猶未深信。既而噩耗傳來。始信非誣。不禁爲之愴然。即夕輓以聯云。「老天亦慕奇才。於長吉之餘。別求健者。稗官將成絕響。當涵秋而後。更弔斯人。」又輓云。「十載共文場。生平每事服膺。竊比之蘇玉局李青蓮一流人物。大名垂當世。胡乃異鄉歸骨。祇爭得歇浦潮春申月。淒送靈旗。」又輓云。「名高繡虎。技擅雕龍。獨憐造物忌才。卓犖如君復何用。聞笛含悽。撫琴增痛。悟澈浮生若夢。偃蹇似我更堪哀。」草草揮成。意嫌未盡。尙擬別撰輓辭。惜人事倥傯。尙未果也。

電鑲鉸鍊

新出品



魯克眼鏡

遠東眼鏡公司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電話中央七四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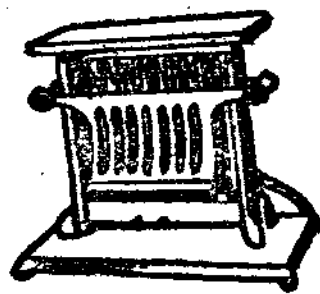
本公司發明魯克式電鑲鉸鍊眼鏡
耐用堅固輕巧合宜另又新出一種
(科學保光鏡)一副鏡架能掉多副
鏡片輕而易舉靈捷異常不論遠近
斜散等均可配合本公司且備有新
式驗儀械驗光主任乃係美國光學
專家專科債棧詳加檢驗故所製各
種科學眼鏡自能使戴者十分滿意
而補助目光之利益偉何如之

興泰電燈公司



老牌風扇
構造精妙
經久耐用
費電極少

每架自八兩半至十四兩餘



麵包烘爐
改良新造
將機一轉
麵包就好

每只祇售洋二十元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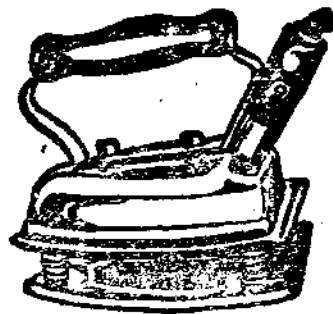
花樣衆多
不能盡述

駕臨參觀
無任歡迎



咖啡壺
式貴靈巧
式雅緻美

每把自十兩餘至卅兩餘



電氣熨斗
式樣優美
質料堅固
使用靈便

每只五元半至十元不等

上海四川路A二十七號三在北京路郵政總局隔壁

電話中央四一八九號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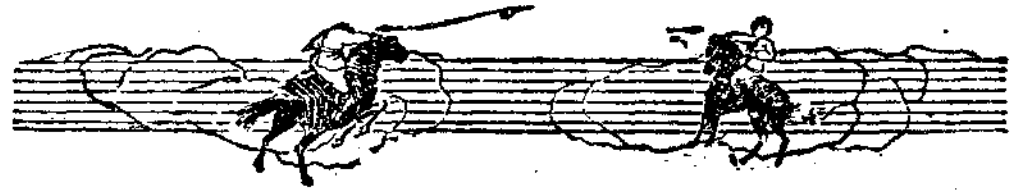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二十一回 逢拐騙更被火燒 得安居又生波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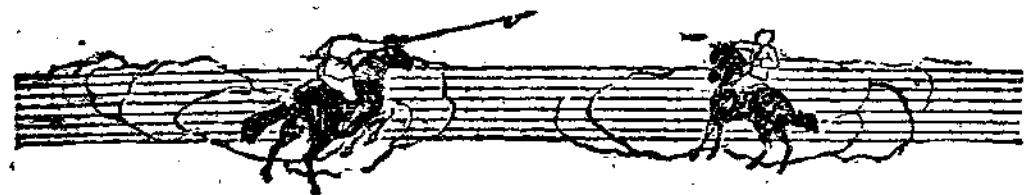
上回寫到朱繼訓在廣州被難。屍首爲一眇目老尼運去爲止。至於老尼是誰。屍首運往何處。以及朱夫人朱惡紫小姐。光明丫頭。究竟老尼如何保護脫險。都沒工夫交代。就是那個要化朱復做徒弟的和尙。畢竟是誰。朱復忽然失蹤。是否就是那和尙偷偷的化了去。也因正在一意寫朱繼訓的正傳。不能騰出筆來交待。逆料看官們心理。必然急欲知道以上諸人的下落。當朱復忽然失蹤的時候。朱繼訓夫婦。都以爲就是那和尙化了。那和尙既沒留下法號。更不知道他的廟宇在那裏。和尙親口所說的千壽寺。朱家早已派人打聽過了。寺裏從來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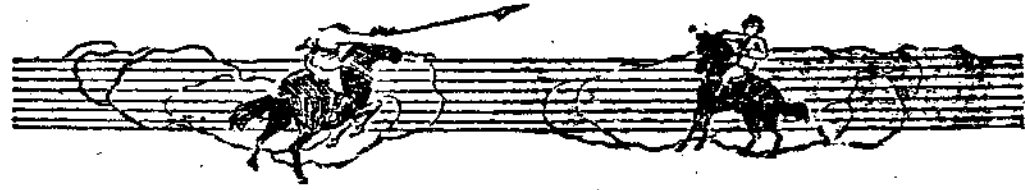
這們一個和尚來掛單。朱家因此認爲無處追尋。祇得忍痛割捨。在下
揣想一般看官們的心理。必也和朱家差不多。以爲朱復定跟着那和
尚修道去了。其實不然。朱復得做那和尚的徒弟。中間還經了無數的
波折。幾次險些兒送了性命。才落到那和尚之手。那和尚自然就是第
十九回書中坐木龕的智遠了。這回書是朱復的正傳。正好將他失蹤
後的情節。交待交待。且說朱復自智遠僧救活之後。跟着他母親藏躲
了幾日。在藏躲的時期中。一行一動。都由他母親親自監視。不能單獨
玩耍。及至幾月不見和尚再來。朱繼訓著慮兒子荒廢了學業。教朱復
回來。照常讀書。又過了幾時。一家人防範的念頭。一日一日的懈鬆下
來了。這日黃昏時分。朱復因功課已經完了。便走出門。到街上玩耍。七
八歲的小孩。正在頑皮的時候。又藏躲了幾個月。才得恢復自由。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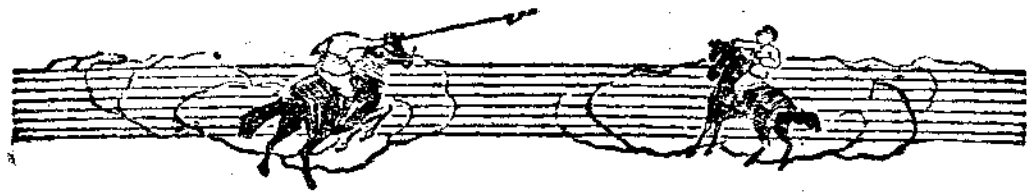
覺得街上比平常更好耍子。信步走過了十幾家店面。忽迎面來了一個穿短衣的人。向朱復打量了兩眼。又看了看左右前後。不見有跟隨的人。便近前湊近朱復的耳根說道。前面有把戲正玩得熱鬧。我帶你去瞧瞧好麼。朱復望了望。那人不認識。便搖頭答道。我家快要吃晚飯了。沒工夫去瞧。那人道。你家的晚飯還早呢。我剛從你家來。你媽要帶你去瞧瞧把戲。並拿了一個餅給我。要我送給你吃。你且吃了這餅。再同我去瞧瞧把戲罷。邊說邊從懷中摸出一個酒杯大小的餅來。遞給朱復。七八歲的小孩。那有判斷真假的識力。見有可吃的餅到手。自是張口便咬。誰知這餅一入喉。立時就迷失了本性。如癡如獸的聽憑那人擺佈。那人姓曹名喜仔。素以拐販人口爲業的。在廣東各府縣做了無數的拐案。祇因手段高妙。不曾破過案。凡拐帶人口。全憑迷藥。曹喜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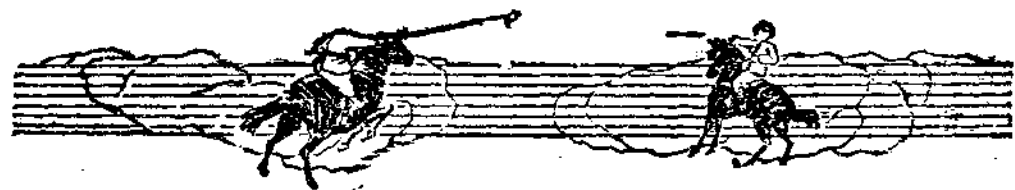
的迷藥異常厲害並有種種的方法使人着迷這種人在江湖上原也有個組織雖同屬拐販人口的拐帶然他們內部裏却有種種極嚴厲的分別第一是碼頭水旱兩路之外還有府縣的界線一點兒不能差錯錯了即成仇敵一處碼頭有一個頭目這頭目就謂之看碼頭的他們所謂碼頭和普通一般人所謂碼頭不同普通人以舟車交通停泊的所在爲碼頭他們却有團體組織的地方爲碼頭譬如這口岸沒有這種拐帶的團體組織便不算碼頭無論何處的拐帶都可以在這口岸上坡下水若原有組織的就祇限於本碼頭團體以內的人活動別碼頭的人決不能到這碼頭做事就是在別處帶了貨走這碼頭經過也須有許多手續次之便是施行拐騙的手腕也有許多分別同一用迷藥有用餅的有用豆的有用末藥散在茶飯與其他食物裏面



的。還。有。一。種。名。叫。捉。飛。天。麻。雀。的。也。是。用。迷。藥。不。過。那。迷。藥。的。力。量。極。大。祇。須。沾。少。許。在。小。孩。的。頭。上。或。頸。上。即。時。就。能。使。他。迷。失。本。性。和。吃。到。肚。裏。的。迷。藥。一。般。又。有。用。迷。魂。香。的。各。人。所。用。的。不。同。便。各。有。各。的。派。別。各。有。各。的。黨。徒。絲。毫。不。能。錯。用。幾。種。之。中。以。捉。飛。天。麻。雀。的。勢。力。最。大。雲。貴。兩。廣。四。省。到。處。有。他。們。的。碼。頭。用。迷。魂。香。的。祇。有。湖。南。四。川。兩。省。最。多。江。浙。一。帶。多。用。豆。他。們。碼。頭。雖。分。得。嚴。一。些。兒。不。能。侵。越。權。限。祇。是。看。碼。頭。的。人。彼。此。平。日。都。有。聯。絡。的。別。碼。頭。的。人。不。能。到。這。碼。頭。辦。貨。却。能。到。這。碼。頭。出。貨。不。但。能。出。貨。且。可。得。這。碼。頭。同。業。的。幫。助。不。過。幫。助。得。盡。力。與。否。就。得。看。這。出。貨。人。的。情。面。和。手。段。情。面。大。手。段。高。的。出。脫。固。然。比。較。的。容。易。便。是。一。時。不。易。出。脫。而。這。碼。頭。的。同。業。肯。幫。同。安。頓。不。至。漏。風。走。水。也。就。比。較。的。安。全。得。多。了。曹。喜。仔。的。手。段。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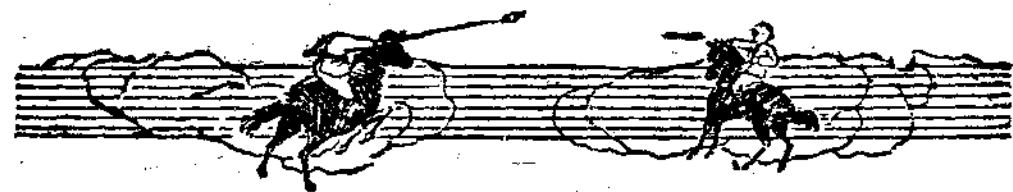
妙。即是能得許多出貨碼頭的助力。至於施行拐帶的手段。大概都是。差不多的閒話少說。且說曹喜仔當時迷翻了朱復。抱起來就走。這日。曹喜仔已拐了一個七歲的女孩。就在這夜。連同朱復運往揭揚。這個。七歲的女孩。也是有些來歷的人。將來也得成就一個女俠。且與朱復。有連帶的關係。不能不趁這當兒。將他的歷史。宣述一番。這女孩姓胡。名舜華。他父親胡惠霖。做珠寶生意發財。很積了幾十萬財產。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成雄。二兒子成保。都已長大。能繼父業。終年往。來各大通商口岸做買賣。胡舜華最幼。又生得極慧美。胡惠霖夫婦。真是。愛如掌上明珠。若照胡舜華的身分。和所居的地位。看來。任憑曹喜。仔。有通天澈地的手段。也不容易將他拐走。這大約也是他命中注定。將來要成就一個女俠。此時便不能不和朱復同受這番磨難。恰好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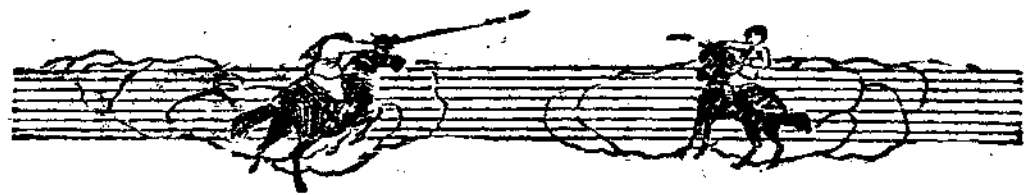
幾日。胡舜華跟着他母親。回到外婆家來。他外婆家姓林。在潮州城隍廟隔壁。開設林義泰靴帽店。胡舜華也是在家關閉久了的人。一到他外婆這種小商戶人家。出入就比在家時簡便多了。加以林家的小孩。平日在隔壁城隍廟裏玩耍慣了。小孩會了伴。自然如霧合了煙。大人想無端禁止他們的行動。是辦不到的。那城隍廟的香火。本來很盛。做種種小買賣的。玩種種把戲的。廟中終日不斷。都是投小孩所好的。林家的小孩。便帶着胡舜華。終日在廟裏玩耍。拐帶小孩的。把這種廟宇。當他作活動的中心。曹喜仔在這廟裏遇見胡舜華。便認定是一件奇貨。哄騙了幾日。才將胡舜華騙離了林家小孩。當拐帶的手脚。何等敏捷。祇要林家小孩一霎眼。就把胡舜華拐走了。胡舜華既被曹喜仔連朱復一同拐到了揭揚。曹喜仔原意要立時賣給大戶人家。爲奴爲婢。



的無奈一時覓不到好主顧。曹喜仔又不願把這般上等貨色便宜出脫。就帶領二人住在一個小客棧裏。因為揭揚不是碼頭。沒有同業的人幫助。其所以不將二人帶到碼頭上去。就因曹喜仔將二人當作奇貨。不肯給同業分肥的緣故。這也是曹喜仔的惡貫滿盈。才有這般奢望。曹喜仔到揭揚的第三日。這夜喝了不少的酒。帶着朱復胡舜華。做一床睡了。睡到三更時候。貼鄰忽然起了火。一剎時就燒過這邊來。朱復胡舜華從夢中驚醒。已是濃烟滿室。火尾祇向房中射來。嚇得二人亂哭亂喊。幸虧隔壁住了一個做拷綢生意的人。貨物已經出脫了。沒有多少行李。聽得隔壁有小孩哭喊的聲音。知道是不能出來。望人去救的。這時同棧的客人聞警。都各自搶了包裹逃走。祇有這個做拷綢生意的人聽了。不忍他的氣力不小。一脚就踢破了房門。從煙火中將



朱復胡舜華搶出曹喜仔平生作惡多端理應葬身火窟等他從醉夢中醒來時床帳都已着火了大醉之後的人在煙飛火舞的當中那裏找得出逃跑的路徑東衝西突來回二三次便倒地祇有手足動彈的分兒掙扎不起來了湊巧那夜的北風很大轉眼之間連燒了十多戶這家小客棧簡直燒得片瓦不存曹喜仔燒成了一團黑炭也沒人認領由地保用蘆蓆包了掩埋這便是曹喜仔當拐帶的結果再說那個做拷綢生意的人姓方名濟盛原籍香山縣人已有五十多歲殷勤誠實的做了二十幾年拷綢生意也積聚了幾千兩銀子的資產他老婆兒子媳婦一家人很舒服的度日方濟盛少時也曾練過些時拳腳所以五十多歲還很壯健能從烟火中把兩個小孩救出來當下盤問朱復胡舜華的姓名籍貫兩個小孩都茫然不知所答因為他們拐帶用



的迷藥。甚是厲害。小孩的腦力不充足。被迷之後。兩三個月不能回復原狀。拐帶就利用小孩的腦筋不清晰。可以任意處置。朱復胡舜華被迷才得幾日。如何能記憶自己的姓名籍貫呢。方濟盛盤問了一會。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尋覓小客棧的老闆。在那紛亂的時候。也尋覓不着。方濟盛是個很誠實的人。不肯把兩個小孩。胡亂交給不相干的人。自己的貨物已經出脫。寄居的地方又被火燒了。不能爲兩個小孩。在揭揚再停留下去。祇得帶回香山。打算慢慢的問出兩孩的履歷來。再作計較。於是朱復胡舜華。便相隨到了香山。方濟盛的老婆媳婦。見朱胡二孩。生得十分俊秀可愛。就祇不大能說話。說時有些結巴。都以爲是客棧裏失火的時候。嚇掉了魂。所以和獸子一樣。七八歲的人了。連自己的姓名籍貫。以及如何到小客棧裏住着。同來被燒死的是甚麼人。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煙



舉 國 歡 迎

價 廉 物 美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煙 州 公 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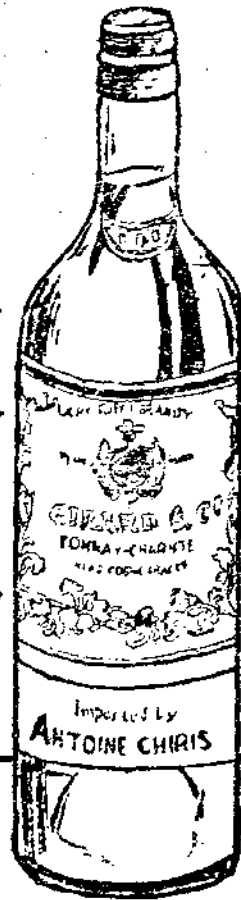
地蘭白 牌元三

理經行洋利吉海上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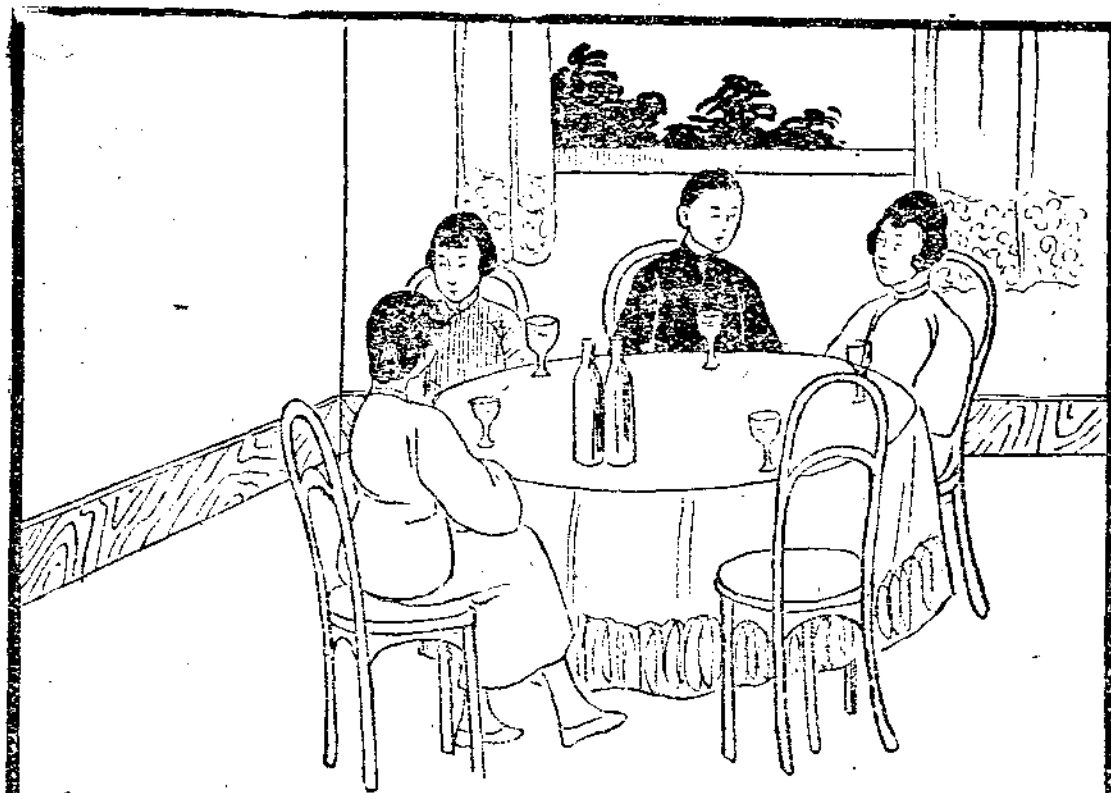


最
衛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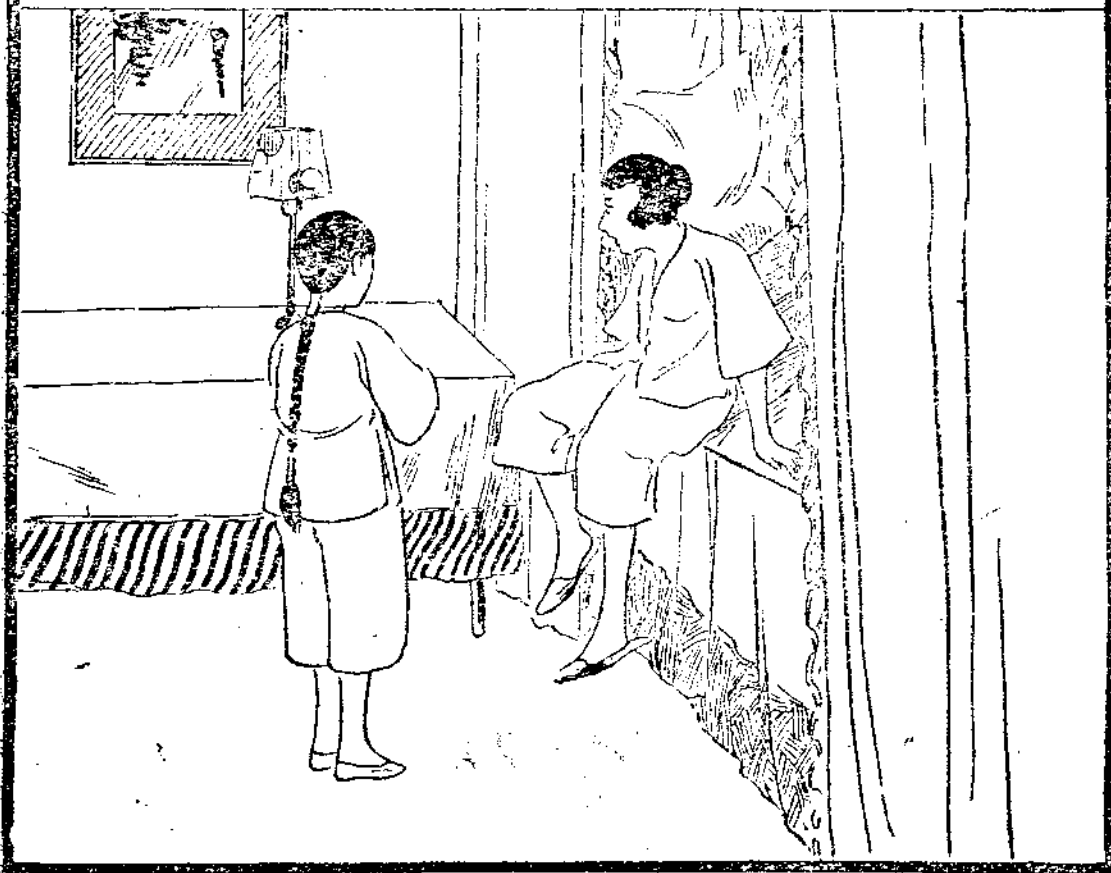


最
美
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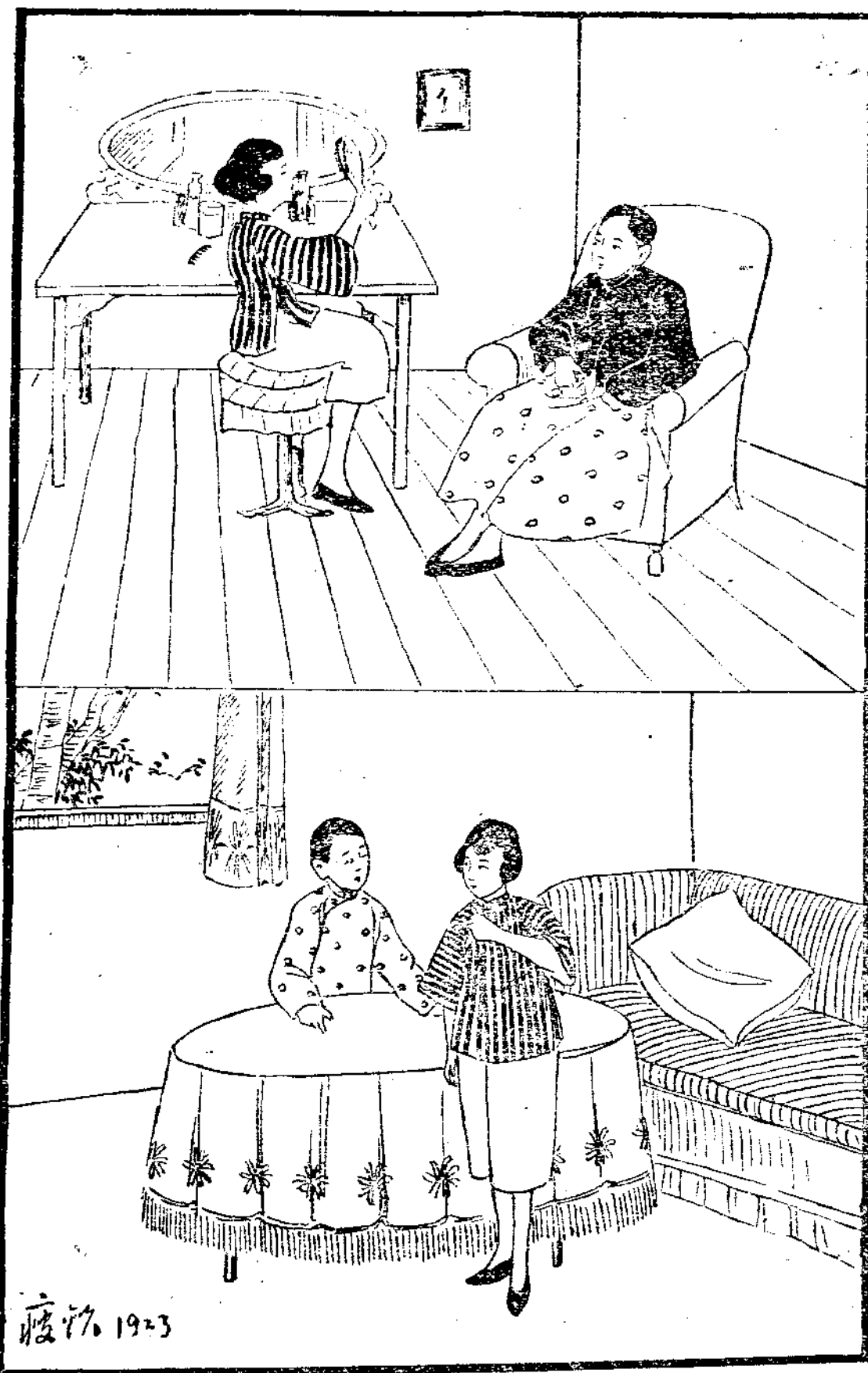
第六十一回 關關係游子設誓



設誓



第六十一回 託終身孀娘索據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六十一回 關關係游子設誓 託終身嬌娘索據

却說張大小姐在曹家渡酒排間中。邂逅得遇小裘。兩相愛慕。一見如故。全不顧同來還有他妹妹二小姐。和小裘的意中人錢愛妮。以及自己要好朋友小張這班人旁觀不雅。兩人竟肆無忌憚的密密談心。幸得小張到外面弄汽車機器去了。二小姐同愛妮正講着笑話。不注意他二人的行動。大小姐乘間約小裘有工夫到他公館中去玩耍。小裘巴不得有這句話。他本來轉定念頭。大小姐若不邀他家裏去。自己也預備天天到他公館門口兜轉。必有一天遇見大小姐出去或者回來。仗着今番講過話的這一點資格。兩下覷面。便可招呼。到那時候。不愁不

能夠做一個入幕之賓。此刻承大小姐親口相邀，他心裏頭的喜歡更何消說得。沒口的答應說：我本來要想來拜望你大小姐的，今天沒工夫，明天一准登門造訪。大小姐微笑說：我今兒也不敢勞駕，因為你還有要好朋友在這裏呢。說時對愛妮啾一啾嘴，小裘慌忙分辯道：他與我乃是極平常極客氣的朋友，並沒有什麼要好不要好的關係。若倘不信，可以問他自己的。大小姐搖頭道：這與我什麼相干？我又何必問他？只是你兩個若不要好，何以這般時候如此天氣？你兩個還掩在這冷落的所在，情話就不問可知。你兩人的關係了。小裘連呼冤枉。此一回也是我上別人家的老當呢。愛妮本同我的朋友王老二相好，那人也有部汽車，還是小張教會他自己開車的。若不相信，倒可以問問他。只因王老二花花柳柳外間的朋友很多，愛妮又有一種壞脾氣，誰同他相好了，他就釘來釘去，常跟在屁股後面，一步也不肯放鬆。所以外間有人同他起個混號，叫做黃包車。老二

起初同他要好。自然肉麻。當有趣。歡喜他跟在身旁。近來老二又相識了別個女人。拖着部黃包車。豈不礙眼。偏偏黃包車還很不知趣。只顧釘着他。所以老二時常設法調開了他。好與情人相會。愛妮還睡在鼓裏。我腹中本來是通生明白的。不意今兒偶不小心。還着了他的道兒。大約老二今天又同他情人約在那裏見面。我們一班人從西歐旅館出來的時候。本有五六個。後來各自分散。我也要走。王老二教我且慢說。橫豎沒甚麼事。大家坐他的汽車兜圈子罷。其時祇剩我同愛妮和他自己三個人了。我不知是計。想兜圈子倒也使得。因就答應了他。不意被他開到這裏。忽然說藥水走完了。不夠回去之用。教我同愛妮在這裏等他。一會兒他自己開汽車到相近的阿根車行中加藥水。馬上就回來接我們。我想這也是常有之事。因與愛妮下車。在這裏吃茶相候。不意老二去了兩個多鐘頭。還不回來。我們方知着了他的道兒。只好在這裏看有熟人的汽車過。帶我們回

去如其沒有也只好雇黃包車回家咧。不過這樁事我雖然上了王老二的當。明兒還得同他嚴重交涉呢。大小姐聽了半信半疑。信的是他說得神氣活現。彷彿真有其事。疑的却是適間自己進來時候。他二人的神氣很爲難看。未必真個照他口說的這般乾淨呢。不過自己現在和他交情尙淺。未便盤根問底。但是張大。小姐雖願意含糊了事。做書的倒未便將模稜兩可之辭。結却這一重不尷不臉的公案。免不得大略交待幾句。原來小裘所告大小姐的話。事蹟上雖然如此。而事實上完全相反。王老二與愛妮相好。也不是虛話。不過王氏家教甚嚴。老二不許有一天在外過宿。所以他同愛妮祇能夠白天開開棧房。貼他些月費而已。小裘却是王老二的知己好友。平時跟他彎頭。得機會揩些兒油水。不意他揩油的門檻太精了。吃的用的占了光不算。又想在那一樁上。也要占光。可是他面龐兒齊整。到處受女人們憐愛。居然待王老二回家之後。他湊現成。連棧房錢都不

消花費一個。這一來在他固然適意。但日子長久了。王老二豈無風聲吹進耳朵之理。所差就是目覩罷了。那時幸虧王老二與愛妮的交情。已日趨淡薄。他在外間又結了別個相知朋友。對於這方面原在無可無不可之間。所以不願意同小裘兩下叫穿。傷了朋友感情。然而也不願意呆人做到底的。故而特地想出這一個方法。將他兩人調到這裏。丟他們在酒排間中。自己開汽車走了。好讓他二人自己肚皮裏明白。他也拚着以後不再同愛妮開棧房了。老二用意如此。小裘待他走後。也未嘗不一明二白。然而那裏敢對大小姐說起呢。只好灣灣曲曲。掉此一個鎗花。幸虧大小姐也不十二分盤駁。於是一重關口。就被他輕輕易易的逃過去了。他兩人話纔講罷。小張進來說。這裏怪冷靜的。我們還是開往別處去兜兜圈子罷。大小姐道。現在天一冷。夜間兜圈子的人。竟是少得很。我想也不必再往什麼去處。大不了也和這裏一般光景。有什麼好頑。我想還不如早些兒回家。

去罷。這叫做坐在家裏想出來跑。跑到外面。又懊悔不如在家裏適意了。恐怕上海一班時髦人。大一半和我們表同情的呢。說得衆人都笑了。小張也說。回家去最好。因爲我身上現在已覺得有些兒零碎動了。當下大小姐問小裘。你兩個可要我車上帶你們回上海。小裘說。這是求之不得的事。惜乎我不曾進教。不然可要喚你們這班人救主了。我兩個守有三點鐘工夫。沒遇着一部熟識的汽車。若不是你這班救主來了。這裏連黃包車都喚不着。或者還要拚四隻脚跑呢。小張笑說。你們大家聽。小裘還生四隻脚呢。小裘正色道。你休扳我叉頭。一個人當然生兩隻脚。我同愛妮兩個人。不是有四隻脚嗎。衆人又都笑了。大小姐喚西巖算帳。原來小裘同愛妮吃的茶和點心錢都沒會鈔。一併由大小姐付了。一窩風出來。跨上汽車。仍舊是小張開車。小裘同他並坐。張氏姊妹和愛妮三個人坐後排。汽車夫坐在車後面。車頭早已調轉。此時便一路開回來。人多了。說話倒並不甚

多。祇大小姐問小裘。我們送到你那裏。小裘說。我們還要找王老二講道理。他此刻大約已在西歐旅館。請你就送我們到西歐旅館罷。大小姐不疑有他。即命小張開到西歐旅館門前停車。小裘與愛妮兩個人下去。究竟曾否找着王老二。辦了個什麼交涉。書中恕不交代。單說張大小姐等一班人。也不另灣別處。逕此開回公館。二小姐因明兒一早就上學堂的。所以一個人先回房中去安睡。小張在大小姐這裏挨了餐東西吃了。他也將汽車開回車行中去停放妥貼。自回家裏安歇。這一天他東奔西馳。手足並用。未免辛苦了一點。所以橫到床上。就呼呼響睡着了。然而他白天這一泡爛污。到也是看準了眼子撒的。因爲大小姐的糊塗脾氣。可謂蓋世無雙。他白天失却了千餘金的貴重物件。到晚來非但不把他放在心上。而且早已丟在腦後了。反因得識小裘這樁事。心中樂意得什麼似的。滿肚皮都是歡喜。那裏還有一點兒煩惱在他胸中呢。客人走後。他也命才寶伺

候安睡。當時大小姐舉目不見貴寶在旁邊。就問貴寶往那裏去了。才寶微微笑了一笑說。他麼。我想早已睡在床上了呢。大小姐一聽。不由直跳起來說。他爲什麼這般早就睡了。主人沒有睡他倒先睡。真的是吃人家飯也吃出新花樣來咧。才寶仍冷冷的答一句說。他那一天不是這時候就安歇的。大小姐聽了更怒說。這真是豈有此理。放屁也不是這般放法的。爲什麼他天天在我前頭睡。真還成何體統。將來恐怕他要做小姐。教別人服侍他了。幫人家焉能這般沒規沒矩。你快替我喚他起來。今夜不起來是不成功的。才寶聽說身子一動不動。仍舊冷冷的道。我是不去喚他的。早上爲着小姐說了他幾句。他還整整的罵了我一天。這番如其又去喚了他。冤家豈不又結在我一個人身上。他對於小姐無可奈何。然而我就是他口裏的肉。不知要被他的罵到幾時方休呢。大小姐聞言。更怒不可遏道。我命你去。你爲什麼不去。你究竟吃誰的飯。發放奴婢。也是主人的權柄。怎能

怨到你們淘夥中人。況且本來是他錯的。你儘願去喚他起來。有話都有我小姐擔當。不干你事。你若挨着不走。分明你與他聯爲一黨。回頭請你兩個一同滾蛋。休得怪我小姐反眼無情罷。才寶沒奈何。只得死僵僵一步懶一步的蹙將出來。走到外房間。口中就咕咕說。自己發脾氣。難人時常教別人做的。大小姐在房中聽得十分真切。只好假裝癡聾。不作理會。其時貴寶實未安睡。因爲自己脚上穿的一雙鞋子破了。適間出去。有人看他的脚。頗覺難以爲情。所以想趁小姐坐汽車出去的當兒。趕一雙鞋幫出來。明兒好給皮匠上底。所以掩在臥房中。電燈底下趕活計。小姐回來他也聽得。只爲鞋口還有一半不會滾好。想小姐房中橫豎有才寶在那裏服侍着。自己就偷點兒懶。不出去罷。那知道才寶就說了他這許多好話的呢。當才寶走到他臥房中的時候。貴寶手中祇一只鞋後跟不會合了。見他進來。笑問小姐現在睡了不曾。才寶氣鼓着嘴兒說。小姐喚你過去呢。他還

當你睡着了。我告訴他你這裏做活。他也不相信。連我也被他罵着咧。貴寶聽說大驚慌忙。丟下活計。隨才寶走到大小姐房間中。大小姐已怒髮冲冠。幸虧他未曾戴冠。而且頭髮通過了。縮着條辮子。一時冲不起來。但一見貴寶進來。他再也忍耐不住。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將他一陣大罵。什麼吃飯吃昏了。不放主人眼裏。天天掩在我前頭先睡。你要適意。爲什麼不回到家裏去吃自己的飯。罵得貴寶不明不白。然而也不敢回口。只兩眼白洋洋的對他望望。又對才寶望望。見才寶仍舊氣鼓着嘴。站在一旁。不聲不響。以爲他也一定受過了罵。不知大小姐外間惹了什麼氣回來。拿別人出氣。益發不敢做聲。閉着口兒挨罵。幸得大小姐罵過了一陣。口也覺得渴。喉也覺得燥了。一肚子氣。也算出乾淨了。教才寶倒盅茶他呷了。上牀安歇。才寶替他下了帳子。兩個人帶房門退將出來。貴寶對才寶吐吐舌頭。才寶說。你還沒聽得我適間被他罵得比你還要利害呢。都是爲着幫

你的緣故。貴寶千恩萬謝。他始終當才寶是一個好人咧。一宵無話。次日小裘來尋大小姐。却是很早的。門上因找大小姐的男朋友太多了。不勝其煩。所以雖係生客也儘他們自由出入。不過才寶初見小裘。不由呆了一呆。他還當是那裏唱新戲的花旦呢。想小姐實在太愛頑了。張少爺剛相與得不多幾時。爲什麼又弄了這一個塗脂抹粉的花旦來了。然而其人相貌可着實比張少爺齊整多咧。究竟小姐的眼光不弱。我揀了好些時。竟沒一個體體面面。可以上得檯盤的人兒。小姐出去一踏。常有很漂亮的男子。跟他還惹他揀好揀歹。這就是婢學夫人。資格相差的緣故了。其時大小姐正梳着頭。聽小裘來找他。倒並不因初次迴避。大方方的吩咐請進來。指指梳粧檯旁邊一張櫳。就教他在這上頭坐了。小裘坐下。貴寶送茶和香煙。他因昨兒受了責。今天拚命的効力。大小姐問小裘。昨夜你們究竟遇着了王老二不曾。小裘說他不知躲到那裏去了。我們西歐找他不着。

又趕到他的家裏。也沒有尋着呢。大小姐又問他點心用過不曾。小裘初來。不免帶點兒客氣。雖然餓着肚子。也只好說點心吃過了。然而大小姐對待客人。素來不肯失場面的。小裘雖回報他點心吃過。他仍命貴寶出去叫點心回來請他。但是點心來了。小裘也當然老實不客氣咧。用過點心。大小姐也梳粧好了。底下人等都知道他脾氣。有客人在這裏。是不許別個人站在旁邊的。所以收拾完了梳頭洗面的傢伙。都各退出外面。房中就剩下小裘和大小姐兩對手。小裘仍坐在進來時候坐的那張檯上。大小姐却已站了起來。立在着衣鏡面前。抹抹面孔。整整衣裳。擻擻頭髮。口內不作一聲。小裘可不明白他肚子裏存的是什麼意思。故也不敢先開口。恐怕言語不小心衝撞了他。不是頑的。然而心裏頭。好比虎丘山上的雙吊桶。一上一下。不知怎樣方好呢。其實大小姐倒也不是有意搭架子不理睬他。却爲心中盤算一件極大的大事。決不定念頭。因此纔不開口。一會工夫。

他主意也打定了。過來拉一張椅子坐下。先對小裘面上端詳了一會。笑說。你老實告訴我。昨兒那個女的。究竟是你的好朋友。不是有人對我說。你同他十分要好的呢。小裘賭神罰咒。說我與他毫無相關。委實是王老二的相知。不信你可調查。那一個說我壞話。我非得同他當面對質一番不可。大小姐道。虛則虛實則實。既然沒有這回事。何消對質。我不相信他們的話就得了。但是我還要問你一句話。你到底攀過了親。沒有小裘一聞此言。不由面漲通紅。他爹娘從小雖不曾爲他攀親。然而自己不是已草草不恭的。同丫王結過婚了嗎。雖然那一回的事。彷彿兒戲不多幾時。他就裹足不往。丫王開消不起門口。仍舊物歸原主。搬回王公館裏去了。不過那時候。也曾發帖子大請客。鬧過一場把戲。自己做賊的心。虛還以爲。大小姐有意拿這句話來挑他的眼兒。所以熬不住臉漲紅了。回話不出。但是大小姐怎曉得他小小年紀。還幹過這般大事呢。以爲他臉紅不語。一定爲着。

面嫩怕羞之故。因此格外的將他憐惜起來。說你有話儘願告訴我。何必怕難爲情。若是爹娘小時候同你對過了親。那本是爹娘之事。與你無干。你不合意儘可以要求取消的。現在從實告訴了我。我還可以幫你出出主意呢。爲什麼這樣的不開口。又不是鄉下姑娘。聽人談起親事。嚇得比老虎還怕。枉爲是個體體面面的少爺。還這般娘娘腔。豈不坍台殺人。小裘聽了。曉得自己所估量的事。離題未免太遠咧。覺大小姐當他怕羞。他也有意裝作忸怩的樣兒。回言父母實未替他攀親。大小姐聽了。心中不勝歡喜。原來他所盤算的一個念頭。就爲自己同錢家退婚時候。他在父母跟前誇下大口。能夠自由擇配。但必須要揀一個體體面面。齊齊整整的丈夫。方不坍台。就是帶他到小姊妹家裏。也面上光輝。對於小裘這般人材。原無不合。所慮者。只愁他家裏沒有根底。但自己父親已答應給他三份之一的家財。就有十餘萬銀子。安安穩穩的收利錢。也有動千洋錢一個月的進

賤。難道還愁夫婦倆吃用用不夠麼。所以就使他家裏分文沒有。也不妨事。所慮者。只恐小裘從小已攀對了親事。要他退婚。未免有種種的周折。而且小裘未必有自己那般能幹。退婚不成功。還不免鬧出笑柄呢。現在聽小裘尙未攀親。心中豈有不歡喜之理。他原不比得鄉下姑娘。論親沒有什麼難爲情處。兼之先。前和堯光少雄等。都曾親口開過談判。有所謂老吃老做了。那裏還存顧忌。當就老實不客氣。問他可願意同自己結百年之好。小裘聞言。驚喜得不知所云。他的初意。原不過想和大小姐。軋一個糊裏糊塗的朋友。汽車坐坐。大菜吃吃。耍子頑頑。油水揩揩。彼此合意的多。結幾時朋友。不合意。大家走開了。事倒料不着。大小姐。竟要同他秦晉聯盟。白頭締約起來。這真是出乎他意外的倖遇。不由得心中一喜一憂。喜的佳人有意。自己豔運當頭。得大小姐。這般女子。爲婦後半世幸福。不淺憂的。却是自己出身平常。昨兒告訴大小姐的。都是一派虛言。日後被他得。

悉。根。底。不。知。他。可。要。翻。轉。面。孔。毀。棄。成。約。否。於。其。被。棄。於。將。來。倒。不。如。此。刻。預。先。聲。明。一。切。的。爲。妙。了。但。是。謊。話。已。出。了。口。現。在。若。將。這。一。句。話。更。正。自。己。從。前。所。說。的。話。豈。不。都。被。他。當。作。謊。語。那。時。就。不。免。被。他。看。輕。咧。那。又。是。一。樁。難。處。故。而。心。中。遊。移。不。定。大。小。姐。却。立。逼。他。答。應。這。句。話。小。裘。實。在。沒。法。可。施。了。只。得。糊。搭。糊。的。答。應。下。來。大。小。姐。喜。不。勝。言。又。教。他。當。場。寫。一。張。憑。據。免。得。日。後。翻。悔。小。裘。聽。了。急。得。汗。流。浹。背。他。倒。並。不。是。意。圖。悔。婚。實。爲。自。己。腹。中。空。空。所。好。看。的。不。過。是。張。面。孔。素。來。提。不。起。一。枝。筆。現。在。教。他。當。面。寫。憑。據。那。裏。做。得。到。呢。但。是。大。小。姐。還。不。明。白。他。的。意。思。疊。一。接。二。的。喚。才。寶。拿。筆。硯。小。裘。急。得。尿。屁。直。流。只。差。得。沒。個。地。縫。子。不。然。早。已。鑽。了。進。去。咧。其。時。房。門。口。突。現。一。人。笑。問。大。小。姐。要。拿。筆。硯。何。用。兩。人。見。了。他。都。吃。一。驚。要。知。來。者。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彼等自初生即服用此藥片以迄於今



前四川萬縣統捐局局長譚毅公先生來函云余家有小孩三人長者六歲

次四歲及二歲自初生嬰兒之時期服用嬰孩自己藥片以迄於今每遇感

冒風寒發熱腹瀉咳嗽或出牙時期若輩遇有痛苦不舒等狀以及一切嬰孩通常各病均投以嬰孩自己藥片莫不立見奇效祈觀

信中所附之照片便知此三孩現今均康壯活潑余於內人受惠無窮常備此藥片於家中以防不時之需為小兒疾病之保障也家中如有嬰兒及小孩者不可不備購此嬰孩自己藥片於家中如尊處無從購買此藥片請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

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藥片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此係奉送

敝局印有精美小書名曰保赤妙訣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烏 鷄 白 鳳 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鷄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婦女

種德國監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於給一等獎章



藥房種德自然收售果漫云爭利
在商場 江頭人題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一角小五分函購即寄藥目過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價目）一聖藥也
活血通經見神效後病之病源誠婦科獨
百病均見神效後病之病源誠婦科獨
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
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
痛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
病均見神效後病之病源誠婦科獨
（價目）一聖藥也
料二角半單料一元加料五角雙
角單料二角半○著名良藥化痰止咳
橘紅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止咳
痰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止咳
藥茶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均
見神效泡飲此油止痛第一聖藥如患
○玉樹神油此油止痛第一聖藥如患
湯火燙傷刀傷癰毒無名腫毒大
有奇效大瓶一元中五角小二角○萬
應如意油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
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

投稿簡章

- 一 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四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售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一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價目▼

分發行所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廣州 沙市 太原 長沙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嚴施濟獨 編事編輯主任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
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
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樓世界書局謹啓